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江南通志卷六十五至七

詳校官給事中_臣丁雲錦

檢討_臣德生覆勘

總校官編修_臣王燕緒

校對官助教_臣蔡鎮

校對官助教_臣羅萬選

謄錄監生_臣胡曉春

謄錄監生_臣羅善慶

欽定四庫全書

江南通志卷六十五

河渠志

水利治績

三 淮揚徐三府太通海三州

淮安府

唐上元中於射陽湖置洪澤屯

大厯中黜陟使李承置常豐堰

雍熙初淮南轉運使喬維嶽開沙河四十里以蓄

洩水利

紹興五年修廣惠碶

淳熙六年教授劉煒重開廣惠碶

紹熙中淮東提舉陳損之言楚州高郵間陂湖渺漫宜剏堤堰以為潴洩乃築堰自江都經高郵楚州寶應北至淮陰達於淮鑿新河自高郵入興化東至鹽城極於海又於揚州墟鎮剏斗門引水由泰州海陵南至泰興徹於江所經畫甚具溉澤鹵

田百萬頃兩淮之民賴焉

明洪武二十九年復修廣惠碶

洪武間築萬年堰

河臣王宗沐修鹽城石碶口

隆慶六年修築高家堰

萬曆八年巡鹽御史姜璧題塞石碶口

附

胡希舜

記出鹽城東門一里許有石碶口故有木橋以便往來者久之海溢橋壞萬曆丙子鹽城令杜君善教以興化鉅公主議濬河建牯河通潮大至壞牯水澎湃震盪盡沒民田一時居民溺死者無算

於是鹽城父老子弟鼓喙而爭言塞石碓口矣庚辰歲楊令瑞雲言之巡鹽御史姜公璧是年題請塞石碓口修宋丞相范文正公捍海故堤而命楊令董其役自是海潮不得奪堤而上鹽人永永無海患矣乃鄰縣興化歲被水顧藉咎石碓口塞之非便請于當事者固欲開石碓口當事者屢遣諸縣令率丁夫至石碓口名為相視實令遂開之楊令以死拒之曰鹽城萬民之命皆懸石碓口今懸諸君諸君如遂開變隨手至矣諸君何以謝鹽城則又借箸畫地形曰夫地形若鬴興化則鬴腹也鹽城高如鬴邊鬴邊既張其口安能洩鬴腹中水哉為我謝興化相公若諸父老子弟何諸縣令遂皆負空手而去於是石碓口卒不開楊令居恒語人曰雲令鹽城數年去矣顧如鹽城百年何蓋不敢賣鹽城以徇當事者意鹽城士民則徵余紀述石碓口之始末且以諭諸來者示無改也論曰

隆萬以來河淮南徙淮揚諸郡縣歲蒙水患自項
築高堰障水不來然非大開海口莫能洩也孰知
諸海口可開石碇口則不可開何者石碇口薄城
所憂不獨在田也昔人守疆土欲康利其民率講
水利酌通塞而用之鄴則西門豹吳起南陽則召
父杜母並以開導為利蜀之石犀沛之鄭陂兗之
石堰咸障水以豐民也夫操治水之策者顧可拘
方而道哉矧范堤之築本以捍海潮今者塞石碇
口築長堤最符范公始謀曰然范公堤外多民居
每受海患楊公則遷其堤包民居於堤內功德鉅
矣昔翟方進壞汝南陂怨者歌曰壞陂誰翟子威
飯我豆食羹芋魁嗣來者幸無令鹽人興汝南之
哉歌

九年鹽城令楊瑞雲開射陽湖附余孟麟重開射

陽湖記

鹽城蔽長淮而阻於海去縣治一百四十里為射陽湖山陽寶應高郵興化通泰之

水皆匯於湖出湖入海先是湖水潦流不涸不潰沃原膏土纚纚乎百利可興也歲久填淤諸水業奔致無以洩水怒田廬既圯舟楫不通環湖居民一望荒墟用是胥戚蓋三十年所矣其有捍患興利者或情狃於便安或事盡於惜費迄無成功邑大夫楊君至乃按行隱度備無遺謀因議上郡守郡守上監司監司行事凡三反復而白於督府督府以奏聞下大司空決策之然後報可而皆不能易楊君之議也楊君既受事畫地分工奉其軀與肩負跣馳之衆同其甘苦疏濬積淤增葺頽岸蓋合土木金石之工而使水得所壑經始於萬厯九年正月凡九閱月而告成邑人士相與言曰斯湖之開邑大夫之澤異時大水散潰瀦城邑民且貼於危亡今庶幾流不他徙而公私家以萬計可倚

而宮也五方之材千里之貨所不能力致者今庶幾翼翼浮航可一息而馳至也田以水蓄民故艱食今庶幾未棲於畝而可有秋也斯湖之開也大夫之澤弗可泯也乃徵文於予而記其開湖始末以告後之君子

國朝康熙十七年給事中李宗孔請修翟家壩按壩屬山陽在周橋迤南接盱眙界長二十五里稱天然減水溝近被衝刷漸成河港淮水徑入寶應湖匯入高郵歲歲決堤甚為漕患必築成堤岸平鋪壩基方可過水經久不壞蓋淮黃二瀆交會於清口

由安東之雲梯關入海北上流之故道也黃河過宿遷等處至白洋河與濰水合濰水漲易趨淮泗於是治歸仁堤以束之淮水經盱眙等處至清口又與黃之過清河者合淮水漲趨高寶於是治翟壩高堰古溝以束之此又上流之要害也故患濰水南下則莫如急治歸仁患淮水南下則莫如急治翟壩等處

三十六年奉

上諭總漕總河會勘下河積水何故壅塞不能迅流應作

何策盡令歸海涸出民田詳閱議奏總河桑格等會題

疏濬各口及應牘之處次年七月

命廷臣會議開下河

詳見揚州府

四十年正月

允總河張鵬翮請開蝦鬚沙溝等下河

附張鵬翮疏畧

臣檢

上諭下河見有積水不得不引出歸海將串場河射陽湖

蝦鬚沙溝一帶挑通引積水流出歸海仰見我皇上軫念民生指畫周詳下河數百萬蒼生莫不感頌我

聖上如天之仁矣。因前河臣于成龍未暇兼顧。今臣遵
聖諭疏通海口黃水有歸路矣。堵塞六壩開闢清口引淮

水會黃二潰合流入海矣。上河漸次就緒。乃親往
查勘下河見水勢漸消。高原已經種麥。唯興化縣
形如釜底。積水不能一時全消。較泰州鹽城水患
尤甚。臣相度形勢。博採輿論。高寶山陽鹽城一帶
之水由射陽之蝦鬚二溝入廟灣。以達於海。今蝦
鬚二溝因童家營漫溢。淤為平地。雖有晏梁河出
水。但河身淺狹。不足宣洩。是以泛濫於興化鹽城
一帶。今宜將蝦鬚二溝淤塞之處約計四十餘里
挑挖口寬十大深九尺。一丈不等。引水入滕隴河
以達於海。高郵滾水壩下之水由興化縣安豐鎮
至白駒塢。以達於海。今自鮑家莊至白駒八十餘
里地高水壅。宜挑口寬八尺深六七尺不等。引水
由白駒塢入海。其高郵一溝以下見有河形一片
汪洋興化白駒牆以下暢流入海。俱不須挑挖。又

自興化車路河至丁溪由撈魚港以達於海今撈魚港淤塞八十餘里應挑口寬八丈深六七尺不等引水入海寶應縣之水由子嬰溝老河口入射陽湖以達於海今老河口一帶淤淺三里餘應挑口寬十大深六七尺不等引水入湖泰州之水自淤溪至車兒埭滔子河以入於海今滔子河三十里被土商築壩釘椿淤塞不通宜開口寬八丈深六七尺不等引水由苦水洋入海如此則水有去路積水可以漸消至於串場河自泰州以至鹽城長三百餘里多有淤淺若挑至廟灣入海商民兩便但舊例係鹽商挑浚范公堤長三百里昔人築以捍海今已殘缺修治需費不貲應俟下河積水消後民有起色漸圖修舉

雍正十年五月署總督尹繼善等議奏江南水利

事宜奉

旨允行

附

尹繼善等疏

江南水利鄂禮條奏淮揚工程事宜奉

旨令臣等詳酌

定議臣等相度確勘公同籌畫查如臯之
丁堰至豐利掘港場河道共計程一百二十里為
鹽艘必由之道其浚口自丁堰起至三岔河三十
五里俱係深通自岔河而北至豐利場二十八里
又自岔河而東至掘港場五十里深止二尺至四
尺餘不等應請各就淺深分段增浚均俾蓄水五
尺以利運行又如臯之力乏橋內起至周于溝三
十七里入泰州界之新河口至拊茶場東新橋三
十九里鹽河一道乃拊茶角斜兩場運鹽要津兩
岸數十里民竈糧田均資蓄洩灌溉現在水深二
尺至三尺餘不等應請浚深蓄水五尺糧田鹽運
受益弘多河既浚深新壩橋向有土壩一道內蓄

河水外攔海潮河水大聽其由滾水壩而出海潮大亦必過壩方入出入俱有分寸防禦更為合宜又泰州之高安場至鹽城縣境串場河一百六十餘里前署督臣范時繹原經題估通身開浚雍正七年改估案內僅將興化之白駒場起至鹽城之伍祐場七十里開浚自白駒場南段起至高安場九十餘里以水尚深通停浚在案今白駒場南段三里灣與前浚之河緊接處起至草堰場三十餘里現今水深二尺至四尺餘不等鹽運每多淺塞仍須盤剝查草堰白駒劉莊伍祐等場之鹽俱由此運載而兩岸民竈田地亦資灌溉應請仍照新浚之河一律疏浚又山陽縣境內舊有河二道中夾沙岡其南為大沙河其北為界溝河各長七千三百餘丈當年舟楫由此往來田畝賴以蓄洩自康熙三十五年童家營堤工漫溢二河遂淤積水無從宣洩田疇連歲被沒查看此河實屬緊要亟

應疏浚以利民生再揚州府城內城河二道又繞城河二道皆處處委積以致揚城內外積潦莫洩百貨難通查疏浚城內之河應照城外之河稍狹而加深以資久蓄其出入水口各建單金門石牖以便啓閉則內外暢達

揚州府

周敬王三十五年吳城邗溝通江淮東北至射陽口北至末口吳越春秋吳將伐齊掘江通淮按即今自儀徵江岸北至淮安府清江浦入淮之河路漕運水利俱賴之者也

國朝夷河防議

江都河渠有關於河防水利者惟運河為大北接高郵南至大江一線漕

堤與河俱長而最險要者則自邵伯金家灣起北至露筋界牌止計堤四十餘里堤以西曰上河自朱家湖黃子湖迤西地勢漸高常憂旱堤以東曰下河自堤迤東勢漸低常憂澇昔晉謝太傅始築邵伯堤以界之堤以西無旱憂堤以東無澇患民皆便之其遺愛比之召伯甘棠云至明季高堰失修翟壩沖決水勢直灌高江此江都漕堤之所以屢決也然患雖中於江都而所以受患之故則有來源去路不僅在江都也試約而言之須分三路治水之法可得而該矣三路者何曰上流中流下流也所謂上流者高堰周橋翟壩是矣高堰宜幫閘也周橋不可開也翟壩宜堅築也則淮水不致旁洩得以全力沖出清口上而清口不淤下而高江不溺矣再查高堰之上有歸仁堤又宜照舊制

實築也歸仁堤築而洪澤湖來流減半高堰翟壩俱為易守則來源既少而上流治矣所謂中流者自淮至揚運河漕堤是也舊制十里設一小牐旱則蓄潞則洩以濟運漕以衛民田也堤西諸湖窪雨非常及清江浦之上通濟牐水下與盱眙天長高良澗水陡發運河不能容受於是在山陽則開涇河黃浦二大牐在寶應高郵搭界則開子嬰溝大牐在江都則開金灣三牐及新河十四里芒稻河東西兩牐自邵伯至江不過三十二里洩水最為直捷康熙年間河院王光裕又於兩牐之西開牐三門亦因此地洩水最易也但金灣牐門尚窄牐下新河孔家灣南北淤沙淺窄宜開通廣闊也再將陸漫溝以北開二三大牐使運河水勢南北分洩則蓄洩有方而中流治矣所謂下流者則范堤各塲之海口是也雲梯關在昔止為淮水尾閘致能容受而無沙淤之患自宋神宗熙寧間黃河

南徙黃始入淮濁流夾沙而行稍一旁決則勢緩沙停沙停河塞愈塞愈決愈決愈塞且黃家嘴七里溝相繼旁決而雲梯關大淤正坐此病是雲梯關為黃淮兩水之尾閘乃第一要緊海口不必言矣其外若山陽之廟灣海口鹽城之石碛天妃廟海口興化之流莊青龍橋口白駒之鬪龍港口草灣之滴河口小海之小海團口泰州丁溪之龍岡港口河垛車兒之滔子壩口凡此皆所以洩堤東七邑之水者也年來非不開放而究竟田廬不免湮沒人民不免漂溺屢蒙破格蠲賑而仍不免於水患者有二說焉一則各海口離漕堤俱三四百里而遙紆迴曲折不能直達也一則下河七邑四高中窪地形如釜沿堤減牖之水譬之由釜邊而入范公堤各塢口地勢反高譬之由釜邊而出夫水由釜邊而出則釜底之田廬已宛在深淵矣昔興化志有云沿堤三十餘減牖之水滔滔東注非

民田受之而焉往也又王文通云堤東下河之水既不通江又難到海者誠有見也故運河之水導之入江入海者上策也不得已而洩之下河則當準漕堤腠口之水與各塲海口之數相等庶來源去路足以相當而其中之行水河路積年淤塞尤不可不亟為深浚者也在涇河黃浦之下則射陽湖一路子嬰溝之下則鹽城舊官河一路清水潭之下則秦廟東河一路以及興化之海溝河白望河車路河邵伯之下則顏家莊楊家莊以達樊汊及泰州西溪河并各塲之串塲河與范堤東達海河路俱開通深闊則水有去路而下流亦治矣

漢廣陵太守陳登築塘以資溉田

揚州刺史劉復開吳塘陂

晉太傅謝安築廣陵之邵伯堤

隋大業元年廣開邗溝引淮通江

唐貞觀中李襲譽為揚州長史引雷塘水築句城塘

灌田八百頃

淮南節度使杜亞自江都西濬渠蜀岡之右疏勾踐湖及愛敬陂以通漕溉夾陂田

元和三年淮南節度使李吉甫築平津堰富人塘溉田數千頃

長慶中復修白水蕩

宋咸平初淮南轉運副使吳遵路於高郵等處置斗門九十蓄洩水利

熙寧間陳時開築陳公埭灌田千頃

元豐中江都縣知縣羅適濬大石湖

建炎中知興化縣黃萬頃築紹興堰

乾道中轉運司修陳公塘

淳熙四年泰州修桑子河堰

附

呂祖謙記

淳熙元年夏六

月泰州本部潮大上敗捍海堰詔州與兩使者參
治維堰初作於文正范公首起海陵尾屬鹽城兩
縣間百餘里及是半圯於水有司繕築未幾以訖
工聞獨桑子河以南逕如臯境繚許氏莊後皆文
公規畧所未及春夏霖雨海汐暴興田廬冒沒版
籍日耗詔以委今魏侯不以造端立始無前規撫
而有所憚慨然憫民病之不可宿凡上功之政令
與夫創修悉蒐悉講發命以四年十月乙酉甫半
月堰成其袤三十有五里其縱尋有三尺趾廣二
丈四尺積工一十有七萬郡人擁府門譟賀又走
書勦記侯不能禦昔吳起引漳水以溉鄴追修西
門豹之遺利杜預將橋大河或者以商所都歷聖
賢而不作殆必難立二者之胥失也斯民之生理
無極而陵陸川浸之勢屢遷顧守陳迹者既不足
與合變至於因時建置雖由已出然前人仁心仁
聞經啓區畫之餘業蓋有以啓之矣侯於是役循

文正公先正之源委一旦身履其跡而手賦其功
宜人樂為用能先事不惑已事不矜以興泰人之
長利以終文正公之遺緒以助成聖天子實邊之
大計後之為政者將於此乎考侯名欽緒歷陽人
莅役者海陵尉朱棟督護者知
如皋縣耿漢知海陵縣穆沂

淳熙八年提舉淮南東路常平茶鹽趙伯昌言通
州楚州沿海舊有捍海堰東距大海北接鹽城袤
一百四十二里始自唐黠陟使李承實所建遮護
民田屏蔽鹽竈其功甚大歷時既久頽圯不存至
本朝天聖改元范仲淹為泰州西溪鹽官日風潮

泛溢渰沒田產毀壞亭竈首請於朝調四萬餘夫
修築三旬畢工遂使海瀕沮洳瀉鹵之地化為良
田民得奠居至今賴之自後寢失修治纔遇風潮
怒盛即有衝決之患自宣和紹興以來屢被其害
阡陌洗蕩廬舍漂流人畜喪亡不可勝數每一修
築必請朝廷大興工役然後可辦望令淮東常平
茶鹽司今後捍海堰如有塌損隨時修葺務要堅
固可以經久從之

九年淮南漕臣錢冲之言真州之東二十里有陳
公塘乃漢陳登濬源為塘用救旱饑真州歲藉此
塘灌注長河流通漕運其塘周圍百里東西北三
面倚山為岸其南帶東則係前人築壘成堤以受
啓閉廢壞歲久見有古來基址可以修築為旱乾
溉田之備凡諸場鹽綱糧食漕運使命往還舟艦
皆仰之以通濟其利甚溥本司自發卒貼築周圍
塘岸建置斗門石礎各一所乞於揚子縣尉階衙

內帶兼主管陳公塘六字或有損壞隨時補築庶
幾久遠責有所歸

紹熙中淮東提舉陳損之言楚州高郵間陂湖渺
漫宜初堤堰以為潞洩乃築堰自江都經高郵楚
州寶應北至淮陰達於淮鑿新河自高郵入興化
東至鹽城極於海又於揚州墟鎮初斗門引水由
泰州海陵南至泰興徹於江所經畫甚具溉澤鹵

田百萬頃兩淮之民賴焉

互見淮
安府

嘉定中修陳公塘

附

李孟傳修陳公塘記

真州揚子縣二

十里有塘名陳公漢建安中廣陵太守陳登所築周廣九十餘里西南所至全隸揚子惟東北接揚之江都者僅十之二塘倚山為形獨一而為堤以受啓閉凡八百九十餘丈周勢峻昂環又三十有六畢匯於此故渟漫涵蓄為利不貲異時公私取給纔下其尺則已贍足淮人恃之用備不虞恭愛之祠廟食弗替但中更搶攘久廢弗理芻茭障埋歲蓋淺淤頽堤斷湫漫不可考數文錢公以郡最褒摧督漕於此躬歷其所周視形便規尋利源顧謂僚佐曰今連歲早暵苟有毫髮便於民者雖使規勑猶不當避其勞况茲塘隱若天造豐功厚利肇自昔人即舊以謀顧安可後耶乃其其修復利害疏言於朝報可即命屬吏米任舊僚劉瑋規圖其事量功計日度厚薄分畚築計徒庸慮材用以

授有司募流徙之民厚其直勉使赴工眾皆樂趨
自春三月至秋八月告成總工徒凡三萬三千一
百一十有二舊有斗門石碇各一歲久缺敗不可
復據則遷其碇少西二十大而更新之浚東西兩
湫以謹蓄洩與斗門之建皆仍舊址飾龍祠以還
舊觀作新亭以待臨祭委官以專護守列卒以供
徵巡而為塘之謀並備肯信臣浚溝瀆杜母修南
陽楚相起芍陂文公穿腴口古之致本利者未始
不賴後之人修其廢而後乃並彰恭愛之績自建
安至今垂千三十餘年乃始因公而復興是豈偶
哉然

明洪武九年詔揚州修高郵寶應湖堤六十餘里以

捍濤

永樂六年高郵知州韓簡言州管河西接新門河
東通興化縣舊設上下二牐以時啓閉舟行甚便
今牐壞河不通且子嬰溝塞旁田皆荒蕪又減水
陰洞常閉塞其岸東田潦輒不收請俱浚治從之
成化十三年總漕都御史李裕巡河郎中郭昇重

修白塔河

附

王嶼記畧

疏舊河二十里築東西捍
水堤四十里建通江大同

二牐增建土壩三夏月潮漲則由牐冬月水涸則
由壩又建減水牐五以防泛濫淺鋪五以備疏濬

弘治中儀徵縣新建攔潮牐

附

楊一清記

弘治辛酉春二

月二十四日儀徵縣新建攔潮牐成便漕也儀徵為漕河自前代已然我國家定都北方歲漕東南粟以供京師多由此道蓋喉襟最要地也顧漕河之水至是當入江高卑勢殊河易洩且涸宋嘉定間守臣建白置三牐為蓄水計尋再舉廢國朝洪武辛亥始即其地築而壩之舟之下上必車壩乃達不盡剝載則不敢以舉力稍不齊舟輒壞由是儀徵之地舸艦雲接販鬻喧闐罔利之徒萍聚而蟻附居貨食力惟壩是使牐不復講矣成化甲午巡河郎中郭君昇建議置牐四為東閘為響水為中牐為洩水之說任耳者和之牐遂不用弘治戊申朝廷用言者下工部檄郎中施君起相所宜復東關羅四二牐廢響水中牐而新之舟復通利焉然江濱無牐潮無所潞上牐啓注不可遏於是復起洩水之議漕運總戎郭公鏐嘗欲增置濱江攔潮

牘或謂江濱多浮沙不果弘治己未冬都御火張
公敷華奉勅為巡撫總漕事有以攔潮之策獻者
公詢於衆揚州府同知葉君元進曰元嘗承檄董
濬河濬及江濱深七尺上黃壤無沙牘必可置公
曰然遂以聞即得旨乃會郭公檄葉君任其事君
受命惟謹會稽程物卜以庚申十月八日始事度
地勢定造牘之規高一丈八尺中廣二尺八寸袤
三大翼而東西亘如袤之二爰琢爰斲犬牙相入
磨礱剉破厓削砥平疊石數重以固其涯松栢櫛
比以固其底凡用物石段八千七百九十木五千
四百七十株板四百九十片鐵二千九百八十斤
麻一十六百七十斤蔑六百十斤桐油一百斤石
灰二千一百三十担粳米四百八十林米三十三
石諸傭售所取直得先年濬河羨餘銀千兩有奇
不責辦於有司故工鉅而官不知費亦事集而人
不告勞距經始之期纔四閱月耳馮君謂牘啓閉

宜有定規乃會劉君議視河盈縮及潮之長落啓
閉傳檄有司遵行之是歲江河會通舟無留行揚
旗伐鼓通數十百艘於飲食談笑之頃比秋霖潦
決旬潮水大漲得以時洩不橫決為隄堰害亦惟
是牘賴焉所省漕士之費歲當若何民船商
舶所省又當若何以歲繼歲吁其不可量也

嘉靖中開濬句城塘其水東南流至烏塔溝

十八年傅珮開興化縣河附傅珮興化縣玉帶河

記

興化居維揚奧區地勢卑抑溪湖河塘之水皆注焉河道膚直中無所容每雨霖霖輒復汎濫

田里城市蕩然為池北門勢尤峻絕諸水傾瀉而趨澎湃百里靡所停蓄甚非所以奠民居厚泰搜
疏靈氣也昔者先王建邦設邑必觀陰陽相流泉
度隄原長策却慮以懷永圖興化若此其能靖哉

珮為此懼乃歷郊圻涉遐邇越二期始得海子河
河形曲量宏可容可洩計決北河而通之則水遠
城郭環邑閭閻遭流行弗震弗騰為利大矣先旬
日謀諸耆俊僉曰是役之議百十年於茲矣軍民
參錯廬其上弗可以輕徙工費之資數百計弗可
以輕集盍慎諸子曰廬有值吾其償之役有貲吾
其勸之奚有於是乃捐俸為民先導下令經始之
邑民曰吾事也侯先之其忍重累侯爰是富不愛
力智不愛謀協心共事不踰月而畚鍤告終厥易
民舍地長一十七丈九尺東廣三丈六尺西廣一
丈九尺軍隙地長三十三丈六尺五寸東廣一丈
七尺西廣三丈七尺七寸厥鑿池長四十一丈八
尺五寸廣一丈八
尺深九尺五寸

萬曆十年泰州守李裕濬丁溪海口

附陳應芳濬

丁溪海口記

大江以北長淮以南為廣陵郡其隸高寶邵伯之間諸水匯為湖者延袤

可百里而遙號澤國焉東則沮洳千有餘里蓋高寶興泰四邑田賦鹽利所從出地環其中國初平江伯陳公瑄因故道而疆理之北築高家堰以障淮之南徙使合河入海東築長堤以障湖之東注使南疏入江是為東南轉漕咽喉而堤以內四郡邑之水各循其地形高下派分之以達於海泰州故海陵郡一稱吳陵若今丁溪場龍開港則綰輟海陵之口而淤溪溱潼西溪寧鄉及東臺河梁串場河之水所由以宣洩者也正德己卯後稍就堙塞然故不為害迨己己之歲河決而南淮受之高堰堤遂圯以注湖汪洋萬頃不復辨疆邑今詔遣重臣經畧其地修平江伯故事兩堤復還其舊然水平沙積湖之高幾與堤埒而減水之議起矣由淮陰達邵伯就堤為牆者四十有奇湖水自是歲

歲減而東注而興與泰視高寶更若釜然內窪而外高其來也日積其去也日壅而膏腴沃衍之壤蕩而為萑葦潴澤之鄉者垂十二年歲壬午巡按御史貴溪姚君士觀兼督學行部士民遮道以聞海口請狀累千百計御史下其事於海防兵備參政通城舒君大猷而以屬泰州及高寶興化郡邑各守若令議有異議者事遂寢是年秋黃岡李君裕銜命而來他務未遑毅然屬耆老而告之曰州賦歲六萬石佐縣官費而民不有田又安所從賦也事急矣議築舍無成守土者謂何即日駕小舸涉海上周覽而咨度焉至丁溪之東由姚家口迄蔣家壩測之水可五尺由蔣家壩至馮家堰測之水可三尺嘆曰此非入海故道乎而何云創始也由壩而下五里許是為龍開港其勢漸下其望彌遠測之不下百數十里而民竈田在范堤內遠不相涉則又嘆曰此豈海潮所能至乎而胡虞鹹淡

交侵也港而下不越一線之河非有汪洋開拓之勢又安能受餘皇使浮海而入乎今而知所以策矣無已則下流施品椿以杜舟楫之往來而馮壩以上建石牕司啓閉使蓄水者過四尺而洩則虞且萬全奈何勘議者不察而徒曰海口海口使不逞者藉以駭貳人也歸而具其事於牘娓娓數百言辨析甚剴切上之按御史按御史色動謂將親按部則以三月發廣陵道府以下皆從至凡所議建置具如李君指因會疏以丁溪白駒工并列以請詔可於是兩郡邑畫地而治之三閱月而工竣濬四尺者丈七十一百有奇濬三尺者丈二千七百有奇夫應募者三千有奇石牕一品椿四食若金皆取給兩臺贖錢及食糧之備賑者而白駒工在興化亦同時報成事矣蓋水自是以海為壑而阡陌溝洫井井也

十二年邵夢弼築高郵東通興化各場鹽運東河一道堤岸北下低田盡為沃壤鹽船行人俱稱便涉

十九年寶應縣令耿隨龍開陰隲河

二十四年江都縣令張寧於宜陵鎮築壩塞山陽河為寶通水以資灌溉

三十三年泰州知州李存信修宜陵壩

建下河八港南岸大牖三座共九門

牖下即高郵芒稻河

天啓二年巡按房可壯築上下雷塘

附

明王恕請

修復揚州水利疏畧

竊惟揚州一帶河道南臨大江北抵長淮別無源泉止藉

高郵邵伯等湖所積雨水接濟湖面雖與河面相
等而河身比之湖身頗高每遇旱乾湖水消耗則
河水輒至淺澁不可行舟若將河身比湖面深
三尺則湖水自來河水自深雖旱乾亦不阻行前
項河道自南至北四百五十餘里中間除深闊不
用挑濬外其淺窄可挑濬去處尚有二百餘里約
用九萬餘人六十五每人日給口糧二升該用糧
米一十萬八千餘石搭埽打壩共用椿木一萬六
千餘根草二十餘萬束及看得高郵湖自杭家嘴
至張家溝南北三十餘里俱係磚砌堤岸每遇西
風大作波濤洶湧損壞船隻漂溺錢糧人命不可
勝計况前項隄岸之外地勢頗低再濬三尺闊一

十二丈起土以為外隄就將內隄原有減水牐三座改作通水橋洞接引湖水于內行舟仍于外隄造減水牐三座以節水利雖遇風濤可無前患若興此役約用一萬三千餘人六十工可完每人日給口糧二升該用糧米一萬五千六百餘石合用築隄樁木五萬四千餘根草二十七萬餘束造減水牐并改造通水橋洞約用甌石樁木等料并工價銀二百餘兩又看得揚州灣頭鎮迤東河道內通通泰等五州縣二千戶所富安等二十四鹽場其間有魚鹽柴草之利在前河道疏通之時二千戶所運糧船隻俱在本所修驗客商引鹽裝至儀徵每引船錢不過用銀四五分揚州柴草每束止賣銅錢二三文近年以來河道淤淺不曾挑撈加以天旱雨少河水乾斷舟楫不通魚鹽柴米等項俱用旱車裝載二所運糧船隻不得回還本所牛車腳價迥貴柴米價高以致客商失陷本錢運民

難以遠日前項河道自灣頭起至通州白浦止三百四十餘里俱用挑閘八大深三尺約用八萬五千六百餘人六十工可完每人日給口糧二升該用糧米十萬二千七百九十餘石再看得雷公上下塘勾城塘陳公塘俱係漢唐以來古蹟各有放水閘水牐一座年久坍塌遺址見存近年以來止是打築土壩閘水隨修隨塌不能蓄積水利若每塘修造板牐一座減水牐二座潦則減水不至衝決塘岸旱則放水得以接濟運河以上四塘共造放水板牐四座減水牐八座除舊有甌石外約用甌石椿木等料價值並匠作工價銀二十餘兩雜工止用各塘見在人夫不必勞民動衆臣雖無識嘗詢之于衆咸以謂若將以上三件河道依前整理庶幾舟楫疏通永無淺阻風濤之患而為往來軍民無窮之利

國朝許承宣請修復渠塘疏畧

竊惟一方有一方之利
害善為治者收其利而

絕其害伏見江北之揚州為漕運大道而揚州之
水利莫過於五塘考明永樂二年平江伯陳瑄總
漕金資塘水宣德八年大旱四塘乾枯運舟阻滯
知府李貞奏專修五塘濟運成化四年侍郎王恕
奏發帑銀三千兩于上下雷塘勾城塘陳公塘各
築石牖水碓以儲水旱則由淮子河烏塔溝放水
入河接濟運舟其餘開濬五塘灌注長河者不可
殫述厥後湮廢不治而塘之利遂絕然其間石橋
梁獨存一二若能急為修復濬則淤蓄之處而不
至于泛堤旱則灌溉之資而兼可以濟運此江以
北之水利不可不議舉行也淮揚徐泗之水難干
入海使五塘之利興而不為求其所歸猶非策之
全也臣聞近海三十六鹽場尚有涵洞故迹今可
修葺以洩水舊制洞門自外控海潮至則海水內

衝而洞門自閉海潮退則海流直走而洞門自開
門閉則潮不得入而無鹹水以害田門開則河無
所阻而有支港以達水如是則
水咸趨海而無湮沒之患矣
倪啓祚新修上下

雷塘記

揚之塘有五曰陳公塘曰句城塘曰小新
塘曰上雷塘曰下雷塘句城為唐長史李

襲譽築四塘則皆漢太守陳登築也揚故以高阜
多陵名曰廣陵西自盱泗壽春諸汭礪泉濠之水
越十四塘注於高寶三十六湖五塘蓋匯諸塘以
導於湖者也揚當南北咽喉江南數千漕艘皆從
此飛輓而北偶當淺淤全堤一線之水勢必藉塘
之時啓以濟漕運歷考前志四月漕粟渡淮入汴
唐書紀之宋都汴梁歲漕東南粟六百萬石率由
斯路至成祖定都北平罷海運跨江絕淮經河越
濟兼四瀆之水為漕用而是塘於分黃導淮之策
均有賴焉嘉靖中仇鸞首浚塘為田嗣是馮夷為

沔而淮水湯湯而南山水由天長六合而東下率
然遇合淮不得遂其就下之性輒逆走高寶邵伯
諸湖每伏秋水發西風駕浪下河千里沃壤盡化
為魚鼈之區萬厯二十年間備兵使者吳公秀御
史中丞郭公光復後先守揚力主復塘之議會工
部題奏得旨遂先復小新上下雷三塘二租一租
報罷自是湖水安瀾河堤不得告潰即五塘未盡
復而塘之興廢闢國家之大利大害也明矣乃謀
利塘民誤以除租之官塘認為子孫之世守隨修
隨決迄無已時雖經前御史康公丕揚二千石宋
公錦斯郭公之琮多方繕葺亦僅保小新塘如舊
而已彼上下雷塘延袤既廣實穴滋多即有官私
料理但借費用不貲之說以成築舍歲在辛酉侍
御房公奉敕按揚下車之始乃以修塘之議累數
年未定者特匍匐請之公公俞其請且出奉鐫二
百金以期告成事以今年二月初吉鳩工築堤約

上塘補築者縱計百五十丈有奇橫凡三十丈有奇舊牆衡突久椿木不堪再附因稍移於舊址上流築之下塘築土縱約百四十丈有奇橫凡二十丈有奇二牆各加闊丈餘以殺勢又照舊底各加高一尺而牆板則可徐議蓋前此水或夜發啓閉不時以故細人得為崇其間又水可內注而蓄洩一任其性所謂以水治水而不與之爭也未幾兩塘蒙茸之地汪洋千頃而倚御公之濊澤著矣是役也郡邑大夫仰承公意不以責營辦於胥吏而以重考成於師儒師儒者劉司訓世埜也

興化令邊之靖請修丁溪草堰小海白駒劉莊攔潮五牆明年湖河大漲匯流入海海潮突高數尺賴諸牆堵禦而潮無內灌河流亦迅駛入海未麥

不害

四年修陳公塘

國朝康熙九年修築江都之范公堤

二十三年十一月初四日

上諭吏部尚書伊桑阿朕車駕南巡省民疾苦路經高郵
寶應等處見民廬舍田疇被水淹沒朕心深為軫念詢
問其故具悉梗概高寶等處湖水下流原有海口以年
久沙淤遂致壅塞今將入海故道濬治疏通可免水患

自是往還每念及此不忍於懷此一方生靈必圖拯濟
安全咸使得所始稱朕意爾同工部尚書薩木哈往被
水災州縣逐一詳勘期於旬日內覆奏務期濟民除患
總有經費在所不惜爾等體朕至意速行

恭紀運河

二十五年七月初四日

上諭工部右侍郎孫在豐朕前因巡幸爰至江南見高寶
興鹽山江泰等處積水汪洋民罹昏墊朕甚憫之應行開
濬下河疏通海口俾水有所歸民間始得耕種特發帑

金拯救七邑災民屢集廷議兼詢輿情允協僉謀事當
釐舉茲命爾前往淮揚所屬下河一帶車路等河并串
場河白駒丁溪草堰場等口挑濬事務專屬於爾監督
爾宜往來親歷多方經畫講求源流脈絡次第興工督
率帶去司官等務實心任事毋得怠忽擾害其司道府
廳州縣等官如有違玩貽誤及勢豪紳衿妄行干預包
攬生事阻撓工程者指名叅奏濬過工程丈尺用過夫
料數目造冊畫圖貼說具奏爾受茲專委須竭忠盡力

悉心區處速竣大工使海口疏通水消田墾蒸黎復業
以副朕救民至意如因循怠忽虛費財力責有所歸爾
其慎之故勅

三十六年十月十五日

上諭大學士伊桑阿等下河地方久罹水患朕心時切軫
念前命挑濬白駒岡門等口原欲使水盡通流田皆涸
出今見興化泰州等州縣積水尚多田仍淹沒民生甚
屬苦累著行文總漕總河親往會勘將下河積水何故

壅塞不能迅流應作何盡令歸海洄出民田之處一一

詳閱議奏

附

總漕桑格等奏疏

臣等看得下河為洩水入海之區自淮安以至

邵伯鎮計運河東岸共有涵洞三十處牆十座滾水壩八座此皆運河及高郵邵伯等湖之水由諸涵洞牆壩等口歸入射陽廣洋等湖就下流以至白駒岡門等口入海總由下河受水之處甚多而洩水入海之口猶少是以水勢汪洋易於停蓄在雨暘時若之年水循故道田猶無恙惟去歲及今年夏秋霖雨異常諸河汎漲以致水勢洶湧流通不及瀰漫四散而下河之高郵寶應泰州興化鹽城廟灣等處地方皆窪下均受其災興化地方更低積水尤甚臣等謹遵

諭旨沿

河踏勘詳閱洩水諸口除廟灣岡門白駒三口水頗暢流無容置議及興化通丁溪草堰白駒之車

路白塗海溝引河三道并射陽湖下海之蝦鬚溝
朦朧院道港又高郵湖通邵伯湖之曹家灣湯家
絆七節橋目今水未全消不分堤岸無由勘明必
須水落確勘再將應行疏浚情形另疏請

旨外今將臣等閱明宜疏浚各口及應建牐之處為我
皇上陳之一高郵湖之水勢宜分也查邵伯鎮南有金

灣三牐牐南有金灣滾水壩一座三牐之水由人
字河入芒稻河下江其金灣壩外原無引河今議
於壩外挑引河五里通人字河將高郵湖之水引
入邵伯湖由金灣牐壩同歸人字河入芒稻河下
江其人字河計長十八里見今淺窄應加挑浚又
芒稻河原有舊牐二座西牐六門東牐三門今俱
損壞應加修建如是不但邵伯湖水不至下河高
郵湖水亦可分洩而下河受益矣一車兒埠入
海之口宜開也查泰州河壩場有車兒埠口其上
流乃高郵漫漲之水及興化梓新河之水均至河

埠塢之老壩匪流於車兒埠口以致不能宣洩今議將車兒埠口至姚子窰四十里河身淤淺應加挑浚姚子窰至苦水洋三十餘里間有河形應加開導入海其車兒埠口老壩兩處各應建牯一座以備啓閉而泰州之民田受益矣 一丁溪入海之口宜通也查丁溪牯口至撈魚港六十餘里河勢深通無容疏濬自撈魚港至苦水洋七十餘里河俱淤澱若循舊河挑濬其河勢甚平不能迅流費帑無益今相度情形議於撈魚港之北就近直挑四十里即入黃家港下海而丁溪入海之水疏通矣 一小海場入海之口宜開也查小海場有一河形原係洩水入海故道年久淤塞今議於小海河口建雙金門石牯一座自牯口起至鄧家窰計長四十里應照舊河再加挑深自鄧家窰起至姚子口計長二十里雖舊有河形然地勢紆迴宣洩不暢今相度情形自舊河北岸鄧家窰起向姚

子口就近直挑十里以入舊河再自姚子口以下將舊河挑浚十餘里會入闕龍港入海而興化又增一洩水之道矣一草堰場洩水之牯宜增也查草堰入海之道雖暢但因只有牯口一座兼之窄小上流水大不能一時宣洩常至漫溢今議於舊牯之上添建一牯下挑月河七十丈則上流無壅阻之患矣一運河之水勢宜分也查淮安城南運河東岸有興文小牯一座此牯係分洩運河汎漲之水流入濶河由射陽湖下海見今濶河淤淺兼之牯門窄狹水不暢流今議將牯門改闊并將濶河八十餘里再加深浚以洩運河之水則運河之水不至高郵而興化等處更有裨益矣

三十七年七月

命廷臣會議開下河

總漕等會勘得下河各州縣地方歷被水災皆由
上源受水之處甚多而洩水入海之處甚少兼之
各邑通水故道俱多淤澱以至泛濫橫溢成此積
水之患也今欲救此災黎舍開濬故道多分水勢
之法別無善策是以前疏內議修芒稻河者欲分
高郵邵伯兩湖之水入江使不至下河也議挑曹
家灣湯家絆七節橋者係開通高郵邵伯兩湖淤
塞之水路使通芒稻河以下江也議挑車兒埠之

滔子河者欲使泰州所受之水由苦水洋入海也
議挑澗河者欲分運河之水流入澗河由射陽湖
下海使不至高郵也議挑海陵溪者欲使高郵所
受之水通岡門下海也議挑車路白茆海溝三河
者欲使興化所受之水由丁溪草堰白駒入海也
議挑蝦鬚二溝戛梁河并朦朧西首淤塞之射陽
湖者欲使高寶興泰鹽山等處之水俱由廟灣下
海此海口為下河最窪最寬之地洩各處上流之

水尤為宣暢也今臣細加覆勘與前無異毋容更議惟是九鄉會議所云江海有無倒灌之處臣等細察各處海口以及江口皆係歷來洩水之舊跡而臣等所議挑建諸工皆內地淤阻之河道照舊開通使水得達於口洩之江海自無倒灌之虞至於會議所云或係海口高阜內河低窪以致積水不能出海如照此挑浚下河積水果能入海田地果能涸出有益民生等語臣等閱歷形勢海口較

之內河終屬低窪見在洩水而目今水勢尚在汪洋民間被淹田地多未涸出者皆由諸河水道淤塞不通之故若使前議挑浚之工一舉水得循其故道自必下流歸海田地自當涸出實為大有益於生民

三十七年十一月十五日

上諭大學士伊桑阿等開濬下河民生攸繫朕為閭閻疾苦深切軫念曾命凱音布孫在豐于成龍王新命等專

司開濬伊等俱奏工程告竣民生大蒙利益載在冊籍
存部可考人亦具在可以質詢也由今觀之止是虛糜
國帑水勢並未消減田畝並未涸出所謂有並民生者
果何在耶今桑格又奏當行開濬而九卿並不詳詰從
前開濬諸人亦不稽考冊籍遽議准行如果此次開濬
巨浸全消疆理盡復民業得濟朕於錢糧絕無吝惜即
動發帑金令其興工而已至捐助事例並不宜允行即
今山陝所捐銀米其事尚未明晰也若下河果如其所

請疏鑿開濬而桑格等能必水即消田即出有裨於民
以身家保奏則即令開濬之御史吳甫生亦以此事條
奏所言甚是可將其疏并發九卿詳詢前次督濬者復
稽考諸冊籍然後確議以聞

四十年總河張鵬翮請開蝦鬚沙溝等下河

詳見
淮安

府

雍正九年開濬江北等處河道工程告竣

一濬烏塔溝自儀邑烏塔溝起至江都句城塘口

止內高外低自外開至塘口浚深七尺至九尺不
等共濬二千八百七丈 一濬槐子河自運河口
至下雷塘牕口止築堤開浚共濬一千八百五十
四丈 一濬運鹽河西北承揚州灣頭牕下之水
東南接通州白蒲之渠共浚二萬五千七百八十
丈有奇 一濬丁溪牕下海河串場河宣洩要津
約共浚一萬一千一百五十四丈 一濬小海牕
下海河既浚深且建牕座并開越河一百丈共浚

一萬三千四百八十丈 一濬劉莊塲青龍橋下
海河改橋為牯牯旁開越河共濬四千五百二十
丈 一濬串塲河自白駒塲起至徐家巷止共濬
一萬一千八百八十六丈五尺 一濬車路河在
丁溪塲之西共濬五千四百三十丈 一濬界河
在劉莊青龍牯之西共濬九千七百丈 一濬海
溝河在白駒塲之西即路車界河之中共濬七千
七百四十七丈 一濬澗河在淮安城外運河東

岸興文閣下通河開濬并於湖口加築子堰共浚
一萬五千二十四丈 一濬河埽場在串場河中
道東接富安東臺等場之水改建海道口橋 一
濬小海場在串場河北岸係小海海門之河建造
雙金門石牕一座 一建草堰場雙金門石牕一
座 一修白駒場南北中三牕得宣洩分流之效
一改建石碇口雙金門石牕一座在城東串場
河北岸 一改建廖家港單金門石牕一座洩鹽

城東西塘河下注之水歸新興等場下海之道

互見

淮安府

十年五月署總督尹繼善議奏江南水利事宜得

旨允行

詳見淮安府

徐州府

明成化四年淮安府同知安鈍睢寧縣知縣何暉開

湖田

附

金銑開湖田記

睢寧有肥磽湖田與黃河接境消長相為吞吐邑七

社之民舊種二麥於其間因知築堤捍患累歲為黃河湮沒無所於獲遂棄置不復經理以其所有

易租償官不為怪近湖豪富因堰潴水以擅魚利民庶不以告縣令不以言郡牧無所知垂四十年於茲矣成化四年秋淮安府同知雖陽安公鈍加意民瘼詢求以知其故適公安何君皞來知縣事意欲復我湖田公喜其志合一委之檢勘始知頻歲湖淤高於黃河而黃河水不復為患矣公得報大悅召豪橫者語之不悛繩之以法刻其堤洩其所潴輪廣共得地九百五十五頃有奇召民盡復故業自己世至辛卯凡三歲歲藝麥有三穎四穎至五穎者兩岐者不可勝計所獲視他阡陌直不啻數倍而已民用富庶何令謂安公之功大不可無所紀述因書刻石置諸湖田之上

修築呂梁洪堤壩

附

李東陽記

徐州有二洪一以州名一以山名山

名者曰呂梁呂梁之為洪有二上下相距可七里蓋河之下流與濟水會於徐以達於淮國家定都

北方東有漕運歲餘萬艘使船來往無虛日民船
賈舶多不可藉數率此焉道此其疾襍最要地也
洪石悍惡廉厲虎踞劍擢陽隘陰齟中僅可下上
水勢為所束不得肆則激為飛流怒為奔流哮吼
喧闐見者皆駭愕失度巨纜弦引進不得尺寸乘
流而放瞥掠瞬息不復措手其艱如此鉛山費君
仲玉以工部主事督水利於徐顧而歎曰此可以
人謀勝也乃循行洪北見其支流水所洩處舊閘
以束藁水至則蕩為浮梗以去會州縣所具藁歲
至二十五萬以錢輸者加十有三而恒病不足則
又歎曰謀之不臧勞無益也乃白諸部長及總漕
都御史張公瓚平江伯陳公銳聚徒給廩輦塊石
埴壤土疊為長堤百六十又五丈廣五丈而崇不
過五尺水小則迫之歸洪河用不涸大則縱之使
漫流其上又於堤西築壩三十餘丈以殺湍悍而
堤得以不齧又觀於東堤叢石間民因牽挽足不

能良步乃畚瓦礫實其窪隙外以石甃之為丈四
百二十有奇又東則甃為長衢而行者亦因以為
利呂梁之險厯數十萬年而十去五六君于是有
奇績焉然問其役則洪夫之餘力問其費所出則
歲課之贏財問其食所由致則剝載之餘粟而自
以經畫佐之未嘗責辦於有司勸假於漕士及往
來之商民而所奏減藁束歲十餘萬民錢至二十
餘萬功倍而費省可為難矣初君自成化庚子越
三年而成西隄任滿當代民交章偕君又三年而
東隄成君既報政選員外郎予友華容劉國紀亦
與君有宿昔適知徐州徧觀君所營作歎其績不
可無述請予記予復聞於君從子翰林修撰子充
者為詳乃為說曰天地之道必賴於裁成輔相然
後可以利乎民故唐虞置虞官並掌山澤佐禹治
水周禮以中士為川師掌川澤之名辨其物與其
利害其為制不可詳然其職固在也今漕河所經

各有分職要害之地則委郎官以總之利病興草
惟其所任然不過水道之疏塞如所謂溝逆地湧
之屬不就理者則濬滌之而已矣修治之而已矣
若長慮倍力去險為夷因害以為利者詎不甚難
矣哉天下事固有一勞而永逸者故苟其力倍十
於舊則雖殫財利而不惜今以利校之殆不訾矣
然則閔厯代之險而為永久不遷之利者誠可謂
之難耶夫功不必己出惟其有益於民與世繼費
君者尚鮮而保之則茲洪之益於國家愈大而聖
天子財成之治不為小補矣君名宣仲玉其字其
為放舟之廳集夫之營市易之場皆洪事所賴又
值歲歉以餘粟千石賑州民六百石給漕士亦洪
之餘費故
附載之

萬曆二十三年宿遷令何東鳳築羅家口新堤 附

吳廉宿遷羅家口新堤碑記

廬江才令調宿遷至

則治行為淮南第一下車兩稔河蕩行滿新決羅家道口無論潢潦泥淖往來使者輪蹄陷溺人吏趨趨即河伯不仁黃淮相激直走東湖田穀湮沒遂成巨浸實宿遷一大要害也公日東帶供張使者於羅家道上悵念久之乃手稿請築徧于當道時急分黃工竟無肯報可者公奮然曰事不同民心難於出令是役也害息利興正佚道使民雖勞不怨奚俟於要費儲耶即命耆老許汝楫號召土著小民各以其地之相近力之相當量出一切人徒薪米築而隄之徑輪三十丈廣袤二十尺頂高七尺有奇聲功於孟夏甲寅卒事於仲夏辛亥莽蒼相望長衢臥虹往來無塞棠之勞耘耔多有秋之望由是郊原競勸庶民子來爭相接築愈引愈長中流望之若天塹焉嗟夫小民至愚而人享其

利者為有德昔蘇公之守杭也築西湖之堤以灌
湖田數千頃民咸德之於古何公之令宿也築河
東之堤以衛湖田數千頃民咸
德之於今孰謂古今不相及哉

太倉州

宋景祐間郡守范仲淹開茜涇浦以洩水親至海濱
因設填屯兵

崇寧四年命司封員外郎李傳等疏浚婁江

宣和三年開茜涇浦自太倉斂口

隆興二年大水邑長李結濬茜涇七鴉下張顧浦

淳熙元年提舉浙西常平薛元鼎開平江府茜涇
七鴉下張諸浦

元至元二十四年水災宣慰朱清喻上戶開浚自婁
江導水以入於海

泰定三年五月都水監僉事李居仁疏鹽鐵塘之
在城中者十月浚鹽鐵塘南北井疏導

天祐元年浚劉家港及白茅時張士誠據吳興是
後

明洪武三十二年修築海岸先是晉湖州刺史虞潭
於沿海築壘以遏潮衝至是因老人朱六安奏海
患工部遣官修築南抵嘉定縣界北跨劉家河長
一千八百一十丈高一丈基廣三丈面廣二丈
永樂元年四月戶部尚書夏原吉浚劉家港入海
二年冬戶部尚書夏原吉復浚夏界顧浦引吳淞
江水貫吳塘繇婁江入海白茅入江

十三年冬浚太平河東至半涇闊十丈深一丈七

尺

宣德五年巡撫周忱浚顧浦及太平河

七年吳中大水秋七月颶風巡撫周忱奏請濬劉家港

弘治四年濬鹽鐵塘

八年嘉定浚鹽鐵塘至婁江

十年冬工部主事姚文灝浚七鴉浦按郡志八年侍郎徐貫濬白茅七浦龔氏考又云四年蓋誤以

奏請為工期也

十一年八月通判陳暉浚鹽鐵塘自北門至七浦
嘉靖二年工部郎中林文沛檄太倉州崑山縣開
楊林河洩陽城湖水入於海開南大虞浦洩陽城
湖水入於婁江

四年水利僉事蔡乾濬嘉定等縣塘浦河港

二十四年巡按御史呂光洵濬顧浦吳塘

知州周士佐築婁江堤

附

張寅婁江新堤記

蘇郡屬治

惟太倉處劇雄鎮婁江西受震澤之水震澤之水入三江而婁江為大其南東江吳淞江今且溢流矣東受海潮之水入三港而劉家河為大其北戚浦白茅港今為圩渠矣州之西鄙東去城三里西接吳塘口為里者半近郊稱險盡廬名關傳館送迎舳艫艤泊饋運連艘賈貨滋殖遊人喧渡漁戶圍網田無輟耰樵無停採地為至要勢當其衝知政君子治莫可緩其水涯舊址廣若康衢能捍水患年代寢遠隄防漸壞况當湖潮二水之會波流潏迴驚濤悍湍走陸齧道土隨流去十且六七舟禍則揭蹠以登岸逼則易屨而徙往來局促行旅咨嗟公私病之牧守周侯士佐白於代巡呂公光洵憲司教公瑞郡長范公慶悉可其議視厥庶民有偶爾犯科情可矜疑者條為法程使分治之計直而自用其財鳩工而自食其力耕夫無所徭船賈無所征官不為勞民不為擾不三月而事竣長

可八百尺廣仍加舊甃石於激射之傍柱木泝奔之下如岡如壙弗潰弗崩以遏亂流以薄江怒人皆樂而利之召堰蘇堤不獨專美侯之功其永存也哉佐斯役者湯君拱間君儀金君江而贊之則阮君洪也

二十五年冬十有一月新建七浦斜堰牘

二十六年冬十月巡撫都御史歐陽必進重浚七丫塘自石橋圩至於直塘河頭塗松橫涇總丈四千五百六十有奇深一丈廣十丈至十五丈民夫萬八千四百糜銀兩七千八百二十三計九十七

日告成共工五十一萬六千四百二十八

隆慶二年巡鹽御史蔚元康等重濬七浦楊林塘

鹽鐵塘附王世貞太倉州重濬七浦楊林鹽鐵三

塘記

前叅政臣凌雲翼言臣吳人頗習知吳事吳地固不能當天下五十之一而歲賦十之二漕

粟給大司農遂當天下半其農比老死不能得一佚食日夜從事桔槔而間者水故道多闕無所灌洩請一切治水委之御史於是侍御孝義蔚公元康議治水而侍御洛陽董公堯封以按來曰是小借民力而大裨之於永永余敢以自諉及會蔚公及撫中丞巴陵謝公登之下按察使者湯公賓按察使者下郡守蔡君國熙丞金君柱龍君慶雲吳君宗吉議曰水敷治不能周南畝以憂吳父老至

煩叅政言然曩者尚書李公用大興法辟召官屬
遍四郡甚屈縣官節不二十餘年而塞不腴丁未
之役臺使者以名任一倖倖以大報至委數萬緡
水土間不二年而塞即計之今未有能用大興者
也然使縣官不愛食民不愛力而司役者不愛耳
目則固未有不辨治者也夫計之力取民近利者
田二十而夫一遠者三十而夫一計之功夫三而
丈一難者四而丈一計之食夫一而緡半計之耳
目則丞等請以不肖軀任三公曰善其中議議四
郡則先蘇議蘇先常熟太倉次嘉定議太倉先七
浦次楊林鹽鐵則為議七浦曰夫七浦綰轂常熟
之口貫太倉而東注海者也利最先於是即以元
年春金君任治七浦其役夫合諸七浦之傍田者
而佐以楊林鹽鐵之民凡十八日而竣為丈七十
二百有奇工六十一萬一千五百十九食若金者
六千一百五十有奇外創壩以距海潮費若金一

百二十八牘一以備止洩費若金三百五十七又拓月河以輔之工萬一千六百五十二食若金者百三十七既報而謝公以遷去今中丞蕭田林公潤來曰嗚呼是余所理賦乃以勤二三子亡何侍御慶陽麻公永吉以瓜代蔚公曰惟余所奉璽書以嗣事余敢辭則會林公董公再下金君吳君及倅吳君維京則復為議楊林鹽鐵曰夫楊林者橫州之北其右多阜易咽而鹽鐵故漕河也是二河者太倉榦也丈各八十有奇清魚涇至吳塘顧浦嘉定榦也丈各三十有奇出七浦壩而外者海沙所沮洳不瀦之即揚塵也為丈三千八百五十計之工四萬五千食若金者五十四百有奇俱報可則又以戊辰春倅吳君與金君畫地而治之其規模大抵脉七浦其役夫合諸河之傍田者而佐以七浦之民凡三十日而竣

萬歷五年巡視下江御史兼都水利林應訓浚崑

山縣慢水港至嘉定縣徐公浦

詳見蘇州府

十七年春知州韓策濬七浦塘及顧門涇又濬鹽

鐵塘楊林塘

二十六年太倉州知州丁永祚濬吳塘湖川塘

三十二年太倉州知州陳隨濬湖川塘七浦塘

三十三年太倉州判官李枝秀濬鹽鐵塘

三十四年嘉定縣知縣吳道長濬走馬塘

三十五年嘉定縣知縣陳一元濬虬江東小練祁
新涇

三十九年嘉定縣知縣胡士容濬北橫瀝鵝艫浦
四十年太倉州知州王萬祺濬七浦塘

是年胡士容濬練祁塘馬路塘譚家浜
四十一年胡士容濬走馬塘

四十六年太倉州知州趙贊化濬楊林塘
是年嘉定縣知縣柴紹勲浚練祁塘

四十七年嘉定縣知縣卓邁濬沙浦長三千一百一十丈周家浜長一千二百一十四丈

四十八年卓邁濬溫草浜長三千一百一十九丈袁張浜長二千五百一十一丈小吉浦長七百丈天啓元年卓邁濬走馬塘長三千九百丈

二年卓邁濬北橫瀝公塘共長三千八百一十一丈沙浦長三千一百一十一丈川沙浦長二千一百一十一丈

三年太倉州知州陳如松濬城濠長二千四百四
十三丈面闊八丈底闊六丈加深六尺詳支民七
軍三銀兩充費是年卓邁濬封家浜長三千五百
一十丈

五年嘉定縣知縣謝三賓濬新涇長二千七百二
十丈陳華浜長二千四百丈黃姑塘長一千五百
三十丈

六年謝三賓濬東練祁馬路塘譚家浜共長八十

二百一十三丈有奇

七年巡撫都御史李待問檄太倉州知州劉彥崑
山縣知縣秦士奇同謝三賓會詳導河夫等銀貼
助民力濬夏駕浦長五千五十八丈面闊一十二
丈不等加深五尺

是年謝三賓濬吳塘長四千一百一十丈小瀟塘
長一千三百丈桃木浦長一千七百丈

崇禎二年太倉州知州劉彥濬七浦塘長四千八

百三十丈潞漕浜長一千六百四十丈

是年謝三賓濬雙塘長二千一十丈姑蘇浜長一千三十丈

三年劉彥濬城濠動支民七軍三銀兩開深五尺
謝三賓濬東練祁馬路塘譚家浜吳淞所城濠泗
塘共長九千一百一十丈

四年嘉定縣知縣來方燁濬走馬塘長三千九百
丈袁長浜長二千五百一十一丈界浜長五百一

十一丈

五年來方煒濬北橫瀝公塘長三千八百一十一丈段浦長八百二十一丈俞涇浦長一千二百三十丈東小練祁長二千一百四十丈殷涇塘長一千一百丈中心橫瀝長八百一十丈謝塘長二千一百丈

六年來方煒濬虬江長三千六百二十一丈儼儻浦長二千二百一十一丈彭越浦長二千七百一

十一丈

嘉定縣知縣萬任濬東練祁馬路塘譚家浜共長
八千二百一十三丈

兵備兼水利副使馮元颺濬太倉州城濠將民七
軍三分段派濬督令趨工軍三錢糧令泥夫徑赴
道支領其民七下項下檄署州事知縣萬任調度
支領

九年巡撫都御史張國維檄太倉州知州錢肅樂

修湖川塘

十七年太倉州知州朱喬秀重濬七浦塘

嘉定縣知縣錢默浚鹽鐵塘顧浦吳塘練祁直城

之西環南北及城中河

附侯峒曾治河記東吳水區邑宅

海堰以殿厥疆土內承洪川原泉之所自出外印
江湖之流以股引為陂澤塘浦其水細而繁環紆
以弱上流以閘潮納沙出之不力壞輒圻衍歲穀
水道什之一下流以竭憂水也於閘憂旱也於竭
先是歷數百十年無大議鑿濬者吏囂囂高坐不
事事前之人憚其勞且咎也以俟後之人曰前積
是吾何恤焉既害之又利之每議役其地之緩
急也畔道之遠通也誣工之衆寡匿而役之勞逸

也時以是雖大作將必無成其小成也財詘力勳
而人不得一日之利水則如故嗚呼民其不生已
乎歲甲申錢侯熙始來問疾若竟首議河以其冬
浚鹽鐵塘其明年春疏顧浦次吳塘次練祁直城
之西環南北次及城中河播導得序視役必躬必
親而厥田之家隸卒無一跡焉其畚揭必良其捷
防必堅其鉅纆必齊落礮燹土必潔以完其表必
準其繩必平其期會必疾其深廣衡縮之功必核
凡是者咸躬親之力於是萬夫噉瘁雷斤雨雷日
昃月仞往往不待期而畢為地凡五為道里凡一
百三十有奇訖月六而為日八十有六其為工凡
一萬八千五百十有奇功既水於是乎大出延道
平陸艘艘欵湊農賈競賀酌酒歡喜餽夫榜人唱
歎而如志蓋百十年童顏兒齒之叟未或見也烏
虜可以觀政矣其時省而功倍其費儉而利侈其
水復故道而民不擾其民力盡而不殫且怨賞醲

劉薄大蠲其祿而民用歌樂入其境者觀斯流也則侯之為政其所用心舉可知也已

國朝順治三年濬鵝艤浦袁長浜張家浜陳涇

五年濬東練祁泗塘

六年濬新涇陳華浜雙塘彭越浦俞涇浦

七年濬溫草浜小練祁吳塘徐公浦

九年工科給事中胡之駿請濬劉河以洩巴陽之

水奉

旨允行

附

吳偉業論開劉河

夫劉河者婁江入海之口也禹貢曰三江既入震澤底定

震澤者太湖三江者淞江婁江東江也必三江入而震澤始可底定則以東南之水太湖不足以受之而用大海以為歸也案令甲三江淤塞起六郡人夫挑濬夫淞江婁江其地在蘇松兩郡而起六郡人夫救之田亦非一郡之田也今劉河塞矣太倉嘉定沿河腴產皆化為石田焦土不可復耕則其患在兩邑為尤切然兩邑之所資者獨有灌溉耳若夫宣洩之不通其害之遠且大有百倍於灌溉者不可不察也今即以崑山常熟之近者觀之其田瀦為巨浸以彼隄堰圩捍之防非不力也塘浦涇漚之流非不疏也害且彌甚則以劉河之塞扼之於口也且非獨此也前此冬月水涸今冬月水不涸矣前此一年旱一年水今連年大水矣湖洿溪泖泛漲之勢日增而其民不得已迺爭尺寸之地晝夜與水相持以益其怒萬一澤腹太滿挾五

六月之淫潦衝齧奔潰則漕賦於何而出民生於何而救故劉河之應開不待再計而決者也雖然所以開之之道其難有五而小者不與焉一曰議費夫以七十五里之河而人工物價又百倍於往年此其費非可以數計而臆度也東南為財賦重地誠慨然發帑金截部餉捐數十萬金錢於洪流之中而為民生建不世之績此在公卿大臣之謀畫非草野之中所可揣摩而想望者也其次則責之六郡譬如一人之身血脉扞格不通必其頭目手足聯絡呼應而疾乃可治顧人情各私其己而又各為其鄉今以崑山常熟之人督以治河其田之稍高者曰我無所事河也其田之低窪者曰我田在水底尚用力於數十里外之劉河哉數十里如此況於嘉湖之三四百里者哉雖然此其人未覩治河之利也使其人覩治河之利則苟非併心合力其功何由而成也語曰愚民可與樂成難與

慮始然則為此者惟有於紛紜異論之際直以身當之而有所不顧如此則費集費集而事易辨矣故曰議費之難也一曰度工夫地方興一大役須其工力寬然有餘俾公私煩費咸出其中而事乃可就非可據尋丈之溝約其分寸層累而計者也今姑以土方之法算之劉河七十五里里一百八十丈是長一萬三千五百丈也河面狹則易塞海忠介以十五丈為率今縱不能及額在十丈不可復減土方之法上下四旁各一丈曰一方是十萬五千方也使其深一丈而又五尺則此五尺者舉前數折而計之又六萬七千五百方也雖然此乃就河身言之也河之口乃有陰沙令河通而沙尚為之梗則渾潮之入者退必緩弱淤泥不去河即旋塞耳如欲疏而去之則必用巨艦纜大海中木犁鐵齒梯爬潑掃隨風潮上下是若有鬼神焉非全藉人力者也不則避其漲口別鑿東南一道入

海勢必穿城堡犯村落置斗門築堤岸其事又至
重不敢輕議也故曰度工之難也一曰派夫約畧
開挑之例以十五工開一方分段之例以十里分
一段省計之例以一月開一程就一里算之其廣
十丈其深一丈五尺得二千七百方則四萬五百
工也工程一月是每一夫分三十工矣統計一千
四百夫一月可開一里積算一月之中若開十里
則當用一萬四千夫矣他若車庠有夫椿壩有夫
搭廠主鑿有夫一切轉移執事之人不在此數夫
沿河之地至硤瘠也一旦聚幾萬人於其間物價
騰踴將何以支惟有貯粟數百石官為之主糶準
其工力而給之以粟庶公私上下可以不困故曰
派夫之難也一曰銷田向者以河為田而其民已
受無窮之累今者以田為河而其民又失有形之
利則謂之何曰否否凡民之有蘆蕩者必其有老
田者也河開則民之老田盡熟彼不喜田之熟而

惜此蘆蕩哉則又有疑之者曰蘆政自有專管衙門設令上請而所司堅持中撓則奈之何曰兩邑之稅收之公家甚少也苟興此役當捐數十萬金為之以為不大費者不利耳豈在區區兩邑之蘆稅耶所患開河之初丈量不清冊籍不立其後衙門吏胥之生事者今日一查明日一勘是又一重糧矣不可不慮也且其中有永捐之稅有暫免之租夫永捐者河身開去之田所不必言者也其暫免則以七十餘里之河開二十萬方之土其積之也廣矣其壞田也多矣即岡身高仰種之仍可薄收亦必三四年後農民以漸鋤鉏纔堪播種故曰銷田之難也一曰定法鄉耆塘保開二三里陂渠尚有賣段緩挑需索科擾之弊而況於劉河乎故為之算土以正其界為之立長以總其成為之編號稽以量其淺深為之打水線以平其闊狹為之設接挑之擔以節其勞為之表堆泥之處以警

其情法如是備矣猶未也官吏之踏勘文書之催督預定其制錢糧之支放物料之領辦審擇其人故曰定法之難也

十二年太倉州知州白登明因婁江塞開鑿朱涇自東濠至和塘起由界涇石婆港湖州塘楊家浜南漕漕東出江口旁濬北漕漕至茜涇之新塘延

袤六十餘里

附陳瑚新劉河記

弘治初割三邑壤建州治維時德寓

天覆陰陽交和生息涵煦百五十年物盛而衰蠹生其中百務茂閭農政不理既丁變革綱維縱弛狼貪鼠竊因緣盤踞民怨作讐國有大恐忽一日白公登明至廉而劇仁而有體柳垢爬癢與民更

始凡舊令之不如古者悉罷之首清徭賦歲省里甲金以萬計鈎致大慙殲之於市月朝十五懸法鄉遂申孝弟之教立保甲興社學風俗丕變頌聲大作公以為未足乃召諸生而誦之曰予奉職守土幸無獲戾於父老子弟雖然田賦重民生蹙辛若墊隘無所控告其無乃有慙德且聞之地廣大荒而不治此亦士之辱也於是顧君士璉披圖考志畫策進曰水利者農田之本劉河者三江之一劉河之議且數十年然役大力艱不潰於成竊謂東有朱涇可以代之厥便相埒公然其言即以其任任之令甫下難者蠲起公不為動乃鳩聚徒眾立表刻期授之以法罔有掛漏公單騎周巡賞罰其用命不用命者踰月而報績濬河五十里廣為大者五深一丈有五尺用民工三十六萬有奇謂之新劉河云此一役也蓋公之真實心誠信於國人又知人而善使之故能調一州之夫建百世之

利拯鄰邦之溺成全吳之安非偶然而已也嗚呼
民命至重帝德好生雖時有升降俗有因革而吏
能養人謂之勝任野多曠土是為溺職亘古迄今
未之或改當夫有明之盛也夏忠靖周文襄諸公
絡繹道途問民疾苦疏滌三江百川歸壑及其衰
也朝廷以水利為閭官有司以治農為迂務災祲
疊告膏澤不通烟火蕭條公私交涸興亡治亂之
故縱曰天命要有人事焉俛仰今昔可為歎泣者
也是用作詩銘之永久不獨贊揚仁政亦俾後之
為牧者急所先務而毋替前人之功也其辭曰夏
周既徂水道湮塞潦則為魚暎乃龜拆農愁於原
婦歎於澤不謀同辭劉河是亟設官擾民財又誰
出三年不成道旁築室賢哉我公獨有憂之政通
人和與衆諏之諸生士璉抱圖來前劉河之北朱
湮在焉東迎潮汐西醜湖川疏以代之其利百年
惟斷乃成毋惑衆言乃相形勢乃定猷畫世業出

資糧人出力歡聲雷動舂鉏雲集湯湯者流浸潤
行溢用民之勞二十五日公心如水公才如龍昔
漢本始亦有白公穿渠溉田人頌其功以今況古
詎曰不同婁人苦饑公始飫之婁人苦寒公始被
之既富方穀
以禮莅之

十四年巡按御史李森先用太倉州知州白登明

議開劉河中段鹽鐵河起石家塘止

附

白登明開

婁江說

財賦關乎農田農田關乎水利自劉河塞而邑之東南皆成石田岡身之水倒注西

北是高低俱因也甲午夏颶風駕潮沸溢無歸木
棉淹盡予拊膺曰是予過也易曰窮則變變則通
通則久昔禹開三江鑿斷岡身曾何因襲且古今
異宜不當別開新道稍代婁江之任耶適顧生士

璉策濬東朱涇繪圖以進曰此十年之所究思婁
民之所想望也有四大益焉救本邑旱潦一也洩
鄰邦泛濫二也通東南舟楫三也開吳方勝四
也予覽厥源委西起於至和塘東盡天妃鎮旁及
茜涇市貫穿數支以成全河或仍舊迹用疏或創
新道用鑿長六十里約計萬丈縱橫界至咸就條
理於是受幹河協濬之規斟酌派段絕泥頭包攬
之弊給食佃夫銷各圩實田以杜規避照魚鱗號
冊以免賄藏草塘長舊例而私耗可省開新樣河
尺而虛冒無庸別難段易段之繁簡均坐區客區
之勞逸分督則有層級稽工則有標記以及立段
分程賞勤罰惰測深量闊堆築開挑纖悉臚列懸
諸國門民遂刊木伐荆負鋤荷畚以待既役夫四
至疾於風雨蜂屯蟻聚萬衆齊施長河蜿蜒不日
而就予每十日一巡一巡而工有其五再巡而工
有其八三巡而功已竟矣創見之舉遂克有濟蓋

金定四八
卷六十五
用東南之民疏東南之河固其素願而又倣范希文遺意當農隙饑荒勸田主出粟田夫用力既役既賑故功倍焉若夫開江之任乃人與數相需有其候焉予有志而未逮也

康熙十年巡撫馬祐請浚劉河

恩准開劉家河淤道二十九里建牆三座

詳見蘇州府

雍正五年十二月二十日奉

旨據范時繹奏稱太倉州鎮洋縣士民僉稱境內劉河鉅工已蒙發帑開浚而七浦一河原係民田沾獲其利今願照依舊例業主給食佃戶出力不敢再費帑金等語

朕思君民原屬一體民間之生計卽國計也倘遇國用不敷之時勢不得不資藉於民今國家財用充足朕為地方畫萬世之利不惜多費帑金興修鉅工養育百姓若仍用民力以辦公事非朕本心也况小民効力工程或致荒其本業而又不免官吏之督催煩擾朕心實為不忍著將范時繹所奏士民捐助之處停止仍動用公帑辦理並將朕旨徧行曉諭州縣士民等當體朕愛養元元之心於工程告成之後加意照看歲歲疏濬俾地

方永受其益則勝於目前之趨事赴工多矣

六年戶部議覆郎中鄂禮條奏近海諸河並設立
犁船混江龍以疏積沙

九年開濬江南蘇松常鎮等各屬境內河道工竣
海州

宋天禧四年淮南勸農使王貫之導海州石闔堰水
入漣水以溉田

通州

宋紹熙中淮東提舉陳損之言楚州高郵間陂湖渺漫宜剏堤堰以為潴洩乃築堰自江都經高郵楚州寶應北至淮陰達於淮鑿新河自高郵入興化東至鹽城極於海又於揚州墟鎮剏斗門引水由泰州海陵南至泰興徹於江所經畫甚具溉澤鹵田百萬頃兩淮之民賴焉

互見揚州府

明嘉靖中泰興縣令朱麓濬馬橋河

泰興縣令許希孟濬通泰河

萬歷十年築范公堤浚串塲支河附凌雲翼疏維揚

古稱沃壤而地形高下大海環其東諸湖繞於西所賴堤厚河通斯田地可耕民竈俱利自范堤坍塌高寶堤亦衝決不守其中大小支河所在淤塞於是以高寶興秦四州縣為壑而洩水無路民竈罷於昏墊矣臣等躬親勘視度地形探水勢其治之道有二惟疏上流使入江洩下流使入海沿漕堤一帶之水為上流沿范堤一帶之水為下流如西引邵伯湖之水轉南至新安湖復東入運河至芒稻河入江有餘則聽其直洩不足則引以濟漕則上流疏矣如牛灣河姜家堰廟灣為三大海口引各支河東會於串塲河北會於射陽湖俱入海則下流洩矣而興化之堂子鎮戴家窑海溝河白駒三十團竈則牛灣河之支河也黃土溝皂角溝至岡門登瀛橋河則姜堰之支河也安豐鎮至

清溝灌鋪則廟灣之支河也其河埭塲至白駒塲
一帶阻淺尤甚又河東一帶舊係糧鹽大河洪水
衝決河身與岸相平故水不循軌而淤漢秦漳艾
陵蒦子諸河之水北滄民田億千萬頃處處俱當
挑浚俱當經營惟是工有先後勢有緩急今將范
堤數十里先行修築使外潮不得入串塲支河六
七道盡行疏浚使內水有所出果蓄洩利便積水
可消則海口不開亦可如支河既通之後水患如
故即并開海口
置牕以備蓄洩

萬厯中泰興縣令馮渠建天井河

天啟間如臯令李衷純建石碇於江中

國朝康熙六年開濬暇思港

乾隆元年濬通州呂四等場河長二萬六千八百
八十四丈五尺

江南通志卷六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江南通志卷六十六

河渠志

水利治績四 上江八府和廣泗三州

安慶府

明嘉靖元年安慶知府胡纘宗開潛山縣吳塘石渠

附汪偉潛山新開吳塘石渠記

潛山縣有故堰曰吳塘蓋因潛水堤

匪而渠之以溉田凡三百餘頃土疏善崩渠壅水行弗利則怒而蓄其堤堤歲苦決有旱暵憂

安慶府胡侯治郡之三年間行部至潛山縣令許
儼白吳塘之役侯相其地宜曰不一勞者不永逸
乃改築於上流鑿山麓之石為渠凡二百餘尺廣
十有六尺深加廣四之一水入石渠順其性安流
徐行以達于土溝以灌于田歲乃大熟矣於是民
歌之曰郡有賢守鑿石渠石堅渠深水平趨工不
再興田常濡私足粒食官無逋昔為吳塘今姓胡
千秋萬年名與俱令來請記曰俾後之人有考也
予考圖志吳塘始于漢末廬江守朱元光及讀劉
馥傳建安間劉馥為揚州刺史嘗興七門吳塘諸
堤以利稻田至今潛人但知元光而不言馥豈馥
于七門之功鉅故遂掩吳塘耶夫七門實始于漢
頡侯信馥因舊而修復之耳史不錄信功而舒人
並祀之惟謹是史或有遺而功德結于人心者不
磨也侯因吳塘而勦為石渠又有烏石堰者修
築堅厚倍于舊功不在諸賢後矣民豈忘之哉

國朝順治九年宿松知縣孫繼文督修蓮花荊橋羅隱

諸塘

十八年潛山令常大忠遷吳塘堰附金閣潛山吳

塘堰碑記

吳塘陂起于漢末朱廬江而修于建安劉刺史偉哉前人之功高不朽也及讀

陂碑石金壩玉渠溉田三千七百餘頃所載郡伯胡可泉邑侯于邦陽修築之事甚悉然皆因勢利導修殘補缺不至勞師動衆創起非常也前明之季水蠶堤頽沙高水壅所謂玉渠金壩者不可復認而告旱告澇歲無餘日己亥春我常侯之令潛也靡利不興靡廢不起越二年親歷經營相地宜酌水勢乃進居民而導之曰不一勞者不永逸非僅依傍前人拘倣成案因陋就簡之可塞責者于

是過吳塘五里而築新堤起新牘遷其堰于兩河
街口自捐俸倡率外計戶口起工照丈冊引費無
料派供億之煩有畚鍤版築之便無偏枯騷動之
擾有鑿鼓靈臺之歡權輿于辛丑冬而告成于壬
寅夏旱澇有備蓄洩有防石田變為沃壤泛濫歸
于安瀾事半功倍費省利周不止可泉之甃石成
堤邦陽之因山起牘
補苴修葺從事已耳

康熙十年增築宿松縣蓮花荆橋諸塘

十一年望江縣知縣劉天維修築西圩附龍燮修

築西圩記

邑東北有西圩者居民數千家衣冠世
族多萃于此以田論之計三萬七千餘

畝地勢卑下潛太之山洪注焉京皖之江漲匯焉
民居國賦惟堤是賴先年立十二甲照畝編冊照

冊分堤內有上下二坂三湖蓄水惟下坂水歸之壑遇澇為災明天啓間邑令方懋德親臨圩堤目擊形勢始開牐洩水下坂乃蒙利焉至順治四年一潰孝廉檀志獻生員吳之份等白道憲石公郡守桑公邑令趙汝璽檄教諭江秉一築之迄今二十餘年累潰累修亦旋修旋潰豈功實難成抑所以經理者未盡善耶壬子春劉侯甫下車問民疾苦留念圩堤或有謂工可緩者侯曰不然今淮揚之被水患者數年矣余何敢坐視爰進圩中諸父老商確形勢委官修築之凡所以經營相度者悉束侯之心計不啻目營指畫焉畚鍤雲集不日竣工堅固什倍于曠昔由是水不能災農獲有秋而正供無缺額矣夫一圩耳向以累年修之而不足今以一日葺之而有餘利澤之興豈不以人哉誠使良法美意踵而行之吾且為歌渴鹵生稻梁矣

桐城知縣胡必選修城北河堤

附胡必選桐城修

河紀事

桐於皖望邑也城北有河發源于龍眠諸山由是而東而南匯大湖達長江其支流

所引為西南疆畝水利第春夏之交衆流合聚激
濺若雷數年來直衝北郭下駸駸乎有內齧城址
之患矣必選自丙午冬承乏茲土登城省視即以
水害為慮爰具文請諸各鄉先達並謀之耆老倣
昔人疏浚之法日募工若干深浚河行故道東之
使不得他出鱗修水葦復為雄堞作干城無如河
勢甚盛奔放潰決其為城之患猶夫昔也乃更捐
餐措費禱神興工命鄉耆等董厥事覓之以石實
之以礫鎮之以鐵鼎之以松依城為隄而深固其
防不使陽侯之虐得肆其憑陵幸賴司寇姚太常
程刺史彭樞部陳暨諸先生急公捐助左提右挈
民咸欣欣樂赴而遂臻厥成是役也始于壬子夏

報竣於秋其隄長七十有八
丈深一丈有三尺橫亘稱之

徽州府

宋紹定四年建徽州府石梁

附錢時記

紫陽之麓絕流為梁潛為

淵其來尚矣中罹蕩圯障以石邦人士輒不利障
以木輒利時不能陰陽家言嘗厯星源過祁山皆
西流入番江餘諸邑東入浙間之三老各三百六
十灘石林立勢斗下尤險絕者立檣以識踰三十
尺是新安地最高環城三面可揭涉勢然也辟之
於人不為淺瀝為澄涵氣象則自衍裕梁之利也
固宜然立柵磽磧之上而聚石其中霖潦暴豪何
能鍾固歲一葺或間歲大葺科役民位覃害不細
况木之障水猶絺障風迸漏穿洩草草而已嘉定
十七年秋著作郎官袁公甫解郡符且東歸慨念

利興而害不除非便必大錮石為不朽計乃於是
籍緡錢五萬十聞於上紹定二年將指庾臺始克
議茲役推官趙希想董之得閩工甚精鑿山料材
量別三品直而方者曰眉石層疊繩整嚴邊幅也
狹而長首方而末削若釘若斧者曰算石斜透中
通互穿鑲也其磊塊不可尺度者曰囊石補漏罅
實要腹大抵魁傑輪囷有力勢梯轉而下捋海而
來機運而登皆極巧便眉算迭用左右蓬卷凡十
有八層而後周內固外圓不闕於水斗門東瀉不
怒其流闊三大高半之橫亘可二十倍越四年九
月竣

事

明天順八年休寧縣人汪世寧築堯山場

附吳寬休

寧縣堯山二場記

休寧為縣多山山中之田其勢
因山以高而雨水不多得也幸

而兩崖之間有渠可以溉田然源上而流下不啻若高屋之建瓴其勢特瀉而去也乃有障之之法而竭以築塢即堰也縣人之語然耳此法既善而其利且多及夫春夏之月上源湮溢下流湍悍所謂竭者或薄與狹且衝激以壞則屢有築之之勞而人亦困蓋縣之東南曰克山有水自遂安白霽嶺而來歷百餘里入浙河而去至此流甚下水甚急而其渠甚闊竭之築始難為功前此成而復壞者不知其幾矣里人汪志德世寧讀書好義而多才識嘗以改築塢事言於縣縣令信之委為竭長乃率其眾籍於官計田畝出財力二塢先後從事起於天順壬午之秋畢於甲申之冬其渠長及四里補缺塞漏不遺餘力於是水道既修天時無患田率有秋里人德之世寧因其弟新昌令世行至京師請記其事以示後人俾勿壞

萬歷中休寧縣知縣魯點築陽山魯公堤

附邵杰

記

按周禮司險掌山林川澤之阻達道路設溝涂樹之林以為阻衛夫非以其關國家利害哉寧

惟天下邑亦宜然我休山居土瘠平原沃野屈指可窮則民實利之西郊去治五里許山曰陽山云下多古墓厥田平曠蕭梁以來故有寺即以山名寺松蘿障其北點江帶其南故曰鳳凰山而東宋邑治在焉頃歲江流右遷從石人落石南下故道漸為桑田山口有橋曰蕃桂以匯眾流山濤有亭曰紫陽以記田賦四方來遊白嶽必經於斯且為池陽豫章孔道嘉靖間邑成城堧垣者利一時便宜陶茲道側後遂為所據山川形勝欲然失色見者莫不四顧而嗟世遠相沿膏壤幾盡以故潦水泛溢道路傾頽輿不得方軌焉不得並轡行人重足而步指為畏途凡四方躡屨擔簦乘軒策杖而

來者趙趙道隅履崎嶇而過邑侯魯公下車令民
修築東補西崩未戒厥害城西兩太學汪生以先
世封樹在懼其浸漬靡所底止於是帥子弟上書
言為害狀越月侯視事西郊目之所擊果符上書
狀太息久之令下陶者遠徙兩太學喻侯德意疏
請修築自蕃桂橋迄紫陽亭丈五百有奇鳩工采
石陞者廣險者坦踰二年而堤成平若砥長若虹
蜿若游龍堤畔崇壇為亭以憩行者東西相距屹
然中立明年種桃植柳夾岸皆春綠樹扶疎清風
披拂遂成我休負郭勝槩微獨耕不失畔而若與
若篳若跣若徒若負郭勝槩微獨耕不失畔而若與
繹乎熙熙乎如登春臺而遊康莊矣行者色喜而
呼曰魯公堤魯公堤識侯之再造也侯治績最著
今入為司農即兩太學與予結姻家好屬予紀顛
末勒之石以志不忘予惟是役也五美具焉以蘇
地脈以障水患以復田疇以利行人以增形勝司

險氏所必稽而實民牧所宜有事也質之古昔若
楚則孫叔敖之起芍陂漢則召信臣之約南陽唐
則李襲之築雷陂宋則范希文之堤同秦要之皆
是役也魯侯不徂於苟安不難於積蠹一旦毅然
與民更新即謂古名臣舉事誰曰不然嗟夫天下
事大都始乎一綫卒乎滔天始乎徐徐卒乎陵替
而不復振蘊於隨而成於斷獨一堤然乎哉侯保
障吾休隨處安堵茲上奉內台桑土綢繆素所樹
耳奚俟不佞溢美為乃蔽芾穰陰吾民永賴斯堤
也洵侯之甘棠也夫侯名點字子與別號樂同為
楚南漳人同乎登進士兩太學仲名應時李名應
邦以尚義世其家法得備書見堤所由成與所由
云名

三十五年欽縣知縣張濤築張公堤

國朝康熙二十七年徽州知府朱廷梅修漁梁壩附朱

廷梅修漁梁壩記

徽城東倚山西南北三面距新安江以置郡治江合歙黟休寧

祁門績溪五邑之水大匯於歙浦以入於浙為灘三百六十地極斗峻水無停流宋嘉定間郡守朱長文閔衝激之為患立柵以遏下流後守袁甫繼之更議疊石為壩未及興役而去留緡錢萬五千聞於朝俾繼者成之元明又復圯壞弘治間郡守張正出帑錢即故址重砌以石凡九層蓄水二三里錢塘倪公岳記之未三年復圯郡守彭澤乃去壩囊中砂礫實以方石下流更為梯級用殺水勢楊公循吉記之至明末益圯自後守茲土者不敢議修復非怠事也工大費繁民不堪任予不佞承乏茲郡皇皇憂之慮民氣之不靜民俗之未醇吳太史告予曰漁梁不修徽俗將日敝為歷言往事

多有明徵予甫下車即申請撫憲并致書紳士之家廣陵者紳士誼篤維桑慨任工費予喜出望外於是循江而觀逡巡周覽擇日祭告以戊辰正月八日開工得吳子崧汪子士鏞吳子瞻泰倣嚴郡之石梁規制縱橫各半中為鰲背而坦其脊更擇石於城之北擲色青而理堅斧鑿不易施補辦實腹咸以之舊石屏不用左右蓬卷凡青石二十餘層闊三文高半之橫亘二十倍內固外密上為三水門於是瀉者潄奔趨者止郡以西渚濬浩瀚儼乎巨浸而功以告成郡紳士請予誌之予謂是役也為六邑資灌溉而且學校以光民生用遂余得藉是以上報

聖天子眷顧之隆與好義諸公共成其美襄事諸子樂觀其成即以為不朽盛事也可

寧國府

唐上元中觀察使薛邕築薛公堰引水溉田

大歷三年觀察使陳少游置德政陂

元和四年重興大農陂

附

韋瓘大農陂記畧

宣郡支邑

十城而南陵處劇今地官侍郎盧公觀察宣部重
難邑長乃以寧國令順陽范君假南陵印焉先時
縣有廢陂曰大農積歲不理荒梗幽扈邱隰遁形
非鄉黨之壽耄不可擬識范君乃召鄉老正尹而
計之具畚揭列綆鍤披材輦壤周察勢便於是伐
莽闢蕪培高徹卑潛軼化工三旬而畢驅長江波
六十里活活下來闢荒埂數萬畝汪汪虛明疊石
構嶺三百步橫殺衝波擎發二港支分脈散雖使
驚濤懷山亦不能軼峻防而侵厚址豈非仁深於
物乎其或火雲蒸天順勢導流則貫畦浮塍歲溉十

頃斯功也可以灼
當世而芳千古矣

咸通五年修築永豐陂

咸通中重修大農陂及肖陂

五代南唐築大農陂置石堰開荒埂數百畝

宋淳熙十四年重修肖陂

十五年南陵令郭堯重修大農陂永豐陂

附謝諤

重修大農陂永豐陂記

南陵有二陂曰大農曰永豐邑之田資以灌溉焉邑

侯郭君堯初至郡考圖志見邑人徐內翰元功舊有永豐陂叙而大農陂則韋司農所撰記甚明乃

知大農重興於元和永豐重修於咸和本朝熙寧中嘗捐常平鈔米三萬五千餘貫石復修葺之自後稍就堙廢田日告病郭君乃白於常平提舉謝公深甫竟如所請移文支撥緡斛委主簿徐挺之同力計視竊按二陂之源由湮水合山溪衆流為江出蕪湖中歷邑界江闊地平橫絕其流間港以遏導江水股分支引散入溝塍間所為陂因是江也大農在上流源流七十餘里溉田五萬餘畝永豐在下流源流六十餘里溉田三萬餘畝凡縣賦兩陂所屬三分之一乃鳩工於丁未之冬訖事於戊申之夏噫君子之仕以利民也吾觀親民於百里者可以日有利民之實然利於當時其利小為久遠之計視當時為何如耶所冀後之君子增其所損補其所不及非特成人之美亦以垂利澤於無窮也

明隆慶中涇縣令開承流壩溉田二千畝

萬曆九年南陵縣令沈堯中築北關堰

十一年南陵縣令沈堯中築萬年堰

十三年南陵縣令沈堯中築西溪堰

四十七年修築宣城諸圩附湯賓尹修築宣城諸

圩記畧

宣山城也而池飲祠汭之水四集其鄉東壩居其委流復代三吳潴水其下瞻窮瘠

而上應天子正供獨諸圩是賴金甯一圩計畝可十三萬其餘牽連相輔以成圩可百十夫圩與水爭地者也從國初至今人民漸稠墾藝漸博圩之數日多則居水之處日減居水處日減則其激而

行也日悍萬厯四十七年直指麻城田公生金巡視及宣省耕省斂問民疾苦鄉三老以圩事對公慨然曰某天子巡方使者一方失養其責在某已下教宣城曰若為天子牧民官小民失養在若於是宣城縣令賴侯良佐親詣水鄉周行按視盡得其頗潰衝決之數自遮浪保安寶成以迄諸圩凡一十七所估工修葺合之凡一千七百餘金以上直指公公立發贖金首事撫臺胡公應台寧太道蘇公進郡縣各捐助有差仍不足者民間得計吟佐成之公又為畫一之禁民領費官督事舉葦無緩擿埴無邀崇廣文擘勾股合宜暨於事竣水防循理塋埒得職其年潦而不害

天啓元年築張公壩

國朝康熙五十九年加築東溪石堰

池州府

宋周湛築新河宋史仁宗末周湛為江淮制置發運使謂大江歷舒州長風沙其地最險者石牌灣役三十萬工鑿河十里以避之人以為利

神宗初鼂仲參以通判舒州攝州事以羅刹石之險請鑿秋口浦樅陽渠以避之報可

明成化二十一年石埭縣知縣蕭環築南洪口陂

附

張輝蕭侯陂記

縣治之北曰故院環城附郭田以萬計賦以百計舊有陂故圯成化

乙己蕭侯來莅邑乃會羣屬而謀曰吾將即農隙
借民力於故院陂之下築堰鑿溝引水以灌田可
乎衆皆舉手加額乃上其事於巡撫可其言於是
捐俸貲貸倉廩然後以十夫為甲十甲為總以董
之計其田之多寡水之遠近出金以償之寅符協
同爰命工於治南洪口築陂一處鑿溝一匝深三
尺達三里許兼舊溝而濬之不數月而功成民仰
其利作歌以頌侯又斲石匾為蕭侯陂請記於千
予惟侯自下車政皆仁愛以民所欲在水利尤惓
惓焉若巫園若烏隴凡十餘地皆無陂侯令民築
之使有備無患今復修此溝堰以利
民食足而賦足其利澤不亦遠乎

正德十一年知府何紹正作新河堤

知府何紹正築何公堤在城西新河口長四十丈

高三丈以障江水

隆慶中知縣姚孟賢濬新河

萬厯中理刑秦懋義築翠微堤又兵備副使馮叔吉築千柳堤貴池縣知縣王啓棠修千柳堤

知府趙安治查村堰淤淺者浚之曲防者撤之灌田一千三百餘畝

國朝順治中知府梁應元修翠微千柳二堤後知府顏敏重修

太平府

南北朝齊竟陵王子良表上遣五官殷灝等巡履丹陽等縣得堪墾之田合計荒熟有八千五百五十四頃治塘遏水用夫十一萬八千餘一春就功便可成立會遷官事寢

宋紹興二十三年大水諸圩盡決遣鍾世明相視修築當塗縣知縣張津築長圩一百八十里包諸小圩又為民築者四百七十二所

隆興二年戶部侍郎葉衡奉詔核實太平州圩岸
黃池鎮福定圩周四十餘里延壽等五十四圩周
一百五十餘里并濱岸植榆柳下詔褒美

乾道九年詔修圩岸當塗奉詔修築四百七十二
所

元至治元年當塗令陳昌浚市河附徐抗翁浚市河

記有城邑則必有河渠流汗瀦清通舟楫溉田疇
濟常用備不虞河渠之利大矣矧太平處江湖
之間欲左控右引以致江湖之利河渠其可久廢
而弗治哉府治西舊有市河南起姑溪北抵襄城

延袤千有九大按圖經初於宋初而遺其年自慶
元以後不復濬治埋塞成平壤居民侵之其間僅
如一帶之隱軫者人指之曰北市河之址也壅底
弗宣水土鹵鹺民病湫隘延祐七年永嘉陳君昌
來司都獄因攝當塗事建明浚河府下其議咸曰
太平地形便市河舊有之然堙塞八十年營田不
能浚都水不能治今欲復還其舊不已難乎陳君
曰不然惟患誠之不立至誠可以貫金石矧復舊
耶主之尤力府從其議就倚辦焉於是程土物議
遠邇規財費商工力捐帑以倡衆皆樂於效命凡
募夫五千餘經始於至治元年八月明年閏五月
卒事波流上下潮汐與海通淪連清泚槐柳陰翳
於兩旁紫鱗文貝風帆雨檣憧憧來往如人之新
沐而眉目增明秀也餘波溉田數百頃民獲其利
昔之謂子產者
轉而誦君矣

至正四年照磨石處遁命曹吏朱榮甫修復壞圩
三百六十餘所

明永樂八年詔修圩岸以備風濤

萬歷三十六年知縣朱汝鰲修築官圩隄岸畫段
分工高三尺闊倍之作中心埂自青山屬黃池為
官圩西岸至今賴焉

廬州府

明正統元年知州王仕錫築黃金城牘

嘉靖二年劉欽順增築洋萍舊隄又開溝以通視
溝八稜溝

萬曆三年舒城令姚時隣修水利自七門嶺至十

丈陂並增築

附盛汝謙

舒城縣重修水利記

舒為江淮

要道廬郡塞邑也西去層峯萃起巒巒秀拔綺綰
繡錯為郡保障而水利源頭出自西山峻嶺之下
勢若建瓴奔騰涌潰羹頤侯分封是邑走西南見
小濱大溪下有石洞如門者七乃分為三堰別為
九陂渚為十塘而墻而溝而冲灌田二千餘頃至
三國時水泛濫如故得魏劉刺史公馥更加修築
明時水復為患得豐城劉公顯增加疏導迄今百
餘年矣河勢漸下有陂塘為道路者有墻堰為沙

隄者有民間侵占致妨水道者有洶湧湍激而淪沒故址者有壅塞橫漲漂流民舍十餘里者萬歷乙亥姚侯來蒞茲土喟然歎曰食者民之天也水者食之源也水利廢興有司實任其責乃條陳申府及院及部莫不允其議而速其行侯於是同治農主簿趙應卿舍鄧野歷險阻遍故老田叟而諏之直窮水之故道由七門嶺以至十丈等陂則為修理由柳楊鹿角以至黃泥等塍則為疏通由含慈而路沛等處洋萍坡而六冲等塍則為還官他若行水過溝如新塍類難枚舉者又皆悉為躬閱而挑築但見高者平淺者深侵者復泛濫者消除淤填者濬淪水由地中行而歲見有秋矣

四年舒城令姚時隣重築洋萍陂

九年知無為州查志文築神塘隄

鳳陽府

周定王時楚令尹孫叔敖作為陂溉田萬頃按芍陂
在壽州安豐城南亦曰安豐塘以水逕芍渚積而
為湖故謂之芍陂又謂之期思陂與楊泉陂大業
陂並楚相孫叔敖所作其水西自六安龍穴山東
自濠州橫石東南自龍池山胥注於陂陂原設五
門後更開三十六門今又作減水牐四座水漲則
開門以疏之水消則閉門以蓄之三百餘里支流

分注溉田萬餘頃

唐顯慶中修治牌湖隄

乾封中修千人塘以溉田

廣德二年元載置永樂渠以溉高原田

宋熙寧九年劉瑾言宿州虹縣萬安湖小河壽州安

豐縣芍陂等可興置欲令轉運司選官覆按從之

明永樂間戶部尚書鄺埜督夫二萬濬芍陂

國朝順治十二年壽州知州李大升重修安豐塘

附李

大升重修安豐塘記

安豐塘者楚令尹孫叔敖所作之芍陂也塘周數百里受

洙潁泚三水之交流而下蓄洩以時可灌田萬頃自明季以來新倉之口決引水之河淤民不獲其利者已三十餘年余自癸巳夏來守壽郡詢諸利弊紳衿士庶皆言此塘乃壽土第一利余欲舉行而未之逮焉至乙未春乃得親歷其處相視廢壞之所量工程捐俸入選夫千餘先疏河道之壅塞者一百四十餘丈濬水通流方築新倉棗子門二決口高厚約十數丈有餘長俱不下百尺許又為之理其門牘補其塘岸不月餘大畧粗具余始具文報於兵憲沈公公喜甚亦捐俸飭修意在利求萬全績垂可久必不為目前苟且計也余隨與州佐議再加巡葺會值大雨水勢突至功難驟竟然塘水已盈環塘之民皆負耒而耕挾田遍野是歲夏苦旱惟安豐一帶全獲有收至八月中仍即其

功之未完者更爲整頓疏近塘之河土高者十里
有餘其減水大牘中心兩溝胥一一濬治保其久
而弗替不能不有
望於後之君子

雍正五年八月兩廣總督孔毓珣摺奏江南鳳陽
府屬之宿州靈璧縣應疏濬溝洫奉

旨著江南總督范時繹確查被水之民加恩賑恤並將應
行疏濬之水道相度修治使積水暢流不爲民害

布政司噶爾泰遵動庫銀二萬兩親赴靈璧縣之
固鎮起由漂澗鋪至宿州之任橋八里座大店驛

至宿州北關符離橋止逐一查勘據土人云一路
兩旁之水俱由澮河五河淮河經洪澤湖出清口
入黃河歸海當經丈明檄委鳳陽道何宗韓鳳陽
府知府刁承祖委官分督用銀八千五百七十三
兩零疏浚溝洫俱極深通

潁州府

五代周顯德初王溥鎮潁州州境舊有通商渠距淮
三百里歲久堙塞溥疏導之遂通舟楫郡無水患

和州

唐開元中烏江丞韋丑開韋游溝

貞元十六年游重彥修韋游溝

宋紹興十二年和州守臣請於千秋澗置斗門以防
麻澧湖水瀉入大江遇歲旱灌溉田疇實為民利
從之

明洪武二年和州守李相重修銅城牐附宋濂重建

銅城牐記

和州之西南九十里其鄉曰銅城濱大江江水暴溢民不得田昔人常築土為

長堰以捍其衝鑿石作牖門貫以木槌視歲之旱
澇而閘閘之田得以常檢環二百里皆為沃壤比
年兵興銅城為往來爭戰之場牖毀堰崩向之沃
土皆化為荒穢之區四明李相由京兆出守是州
一以慈祥愷悌之政撫摩其瘡痍且以為民之生
也恒以食為命無田是無民也銅城之牖安可不
急圖之乎遂走白於江淮行中書省省臣是其議
乃進父老於庭親勞立為條教先築郭公壩以絕
水源次鑿百福山以吸灰石然後大集衆工而役
之畚鍤如雲絡岸蔽川不待督程各趨厥事動止
無節齊之以鼓刻日而成遙望之猶堅城隱隱矗
起於雲際也以尺計之牖高二十有二廣一十有
八長二百有奇牖之兩端疊石為臺以禦迅湍其
補築東西堰凡七百有奇其高視牖有加址之廣
視高則六倍之別建屋二楹龍王廟一區廟以從
民祈禱之欲屋以居守者使司其啓閉經始於洪

武元年十一月庚申訖功於明年正月己巳計工八萬九千八百九十皆出於有田之家匹石之費亦視田多寡而均賦之州民相與謀予文刻諸石用昭守之功於無窮使自今以往守茲土者讀斯文而增修其事則斯牘可久而弗壞未必非一助也

正統初知和州朱沅修銅城牘

正德十二年知州黃標修銅城牘

國朝康熙二年和州知州楊繼芳築永盛土旺兩圩

廣德州

明嘉靖四十五年建平縣令趙佑卿修築山陽等圩

附
史際重築山陽等圩碑記

廣德之地勢西北下而建平為受水之衝

水由南湖西入山陽口兩山當湖之下流為門戶
隘不可洩則衝激瀕洞而為害不有以障之建平
得耕而食耶建平之田為圩七十二嘉靖庚申大
水壞者十三故往往他郡稱大有年而建無全稔
其山陽潘城楊學三圩則為田幾五千畝而圩之
壞至十餘里民不得佃東華趙侯之治建也政平
而人信稍稍以圩之廢聞前此非莫聞聞而莫有
主其事者蓋難其始復虞其終故人重自愛惜而
蔑能出身當之也侯之始事齋祓而誓於眾曰所
不為建終事者有如圩時應天節推頤菴以均徭
至侯建白焉節推與之按視其所民從而請且泣
者數百於是議以其事上於州上於臺院悉俞其
請工取諸民之有田者食取諸邑之義倉先是義
倉之米數萬當道因無年議賑恤但賑恤止於一

時築圩垂諸百世當道是其議聽令便宜侯因不
避風雨經始於丙寅年之春成於是年之夏不數
月而三圩之田有疆翼翼有禾或或其他圩亦非
然一新歲乃大熟蓋嘗論之人惟私有所顧恤則
雖習常安故而朝夕之間恒惴惴焉昔喻子才以
軍吏出宣州見城西有敗室入視之廣儲倉也一
老卒巢棲而守之牛豕之跡交道其下歎曰吏非
不知食之宜理重自免也使今之常吏者皆如是
國胡以賴當侯之倡此也汙萊之場茫乎不知其
涯畔計工焉將煩民計食焉義倉之米不易動稍
以向之所云利害者交乎其心其不至憊然而自
替者蓋寡乃侯之精誠足以通於神明而其智與
才又足以就之百年之廢興於
一朝仁人之心志士之事也

萬曆二十七年建平縣令朱之楫築浮湖塘

國朝康熙十一年建平知縣高自遠修築東門堤

泗州

明萬厯初總河侍郎潘季馴重修周家橋牆牆與高
良澗古溝等後緣泗水大發議開周橋洩之耆老
具狀極言不利南河郎中黃曰謹具辨開橋一疏
事遂寢諺云東去不妨開海口西來切莫放周橋
寶應治水或問畧或問寶應之水治將何先曰欲
開牆洞先濬支河欲濬支河先開海口其勢固然

也蓋周橋入淮通濟納黃源源而來者不得不分洩東鄉為運道計則上河之水由諸牖洞而下注者涓滴瀦之支河遡其出口不過東洩牛灣北注葫蘆港已耳而上口鯨吸不止奈何不患腹脹之病乎故牖洞之外非支河不洩支河之水非海口無歸誠多開海口分頭走逸則漲水消民田出矣或問周家橋有無貽害高寶曰周橋與高堰固一帶耳總在泗之東南節年淮水暴漲從堰溢出輒

漫諸湖而去秋尤甚時西風連作鼓浪決堤高寶
興鹽之田茫然巨浸此漫溢之水害已若斯假令
大開周橋縱洩淮水何異開門而揖盜救焚而益
薪耶

四年巡按邵陞修易泗州城外土堤以石又建石
牕二道以時啓洩民德之名曰邵公堤

國朝康熙二十三年五河知縣鄭鼎修南湖壩

附

韓竹

新修五河南湖壩記

凡水之利涵之則內可以溉
疏之則外可以洩獨五河一

邑河壩居十八潞則二分未必得溉而沒則去十之八是潞不可也邑為五河之口上水滔滔而至詎可疏而去之疏又不可也鄭君來撫茲土相滌河入淮之口有南湖者其上流雖有玉莊湖暨小河赤龍湖一帶之水然歲旱則皆可耕之田也南湖之尾為蔣家壩即入淮之口作隄以障淮者歲大潦內外水皆至則田成巨浸若內水不至湖可全耕獲也即不大至而半獲焉得利且不鮮侯曰是則可為也已溝故有土隄然數圯且不能時啓閉侯曰是非石牖不可上其事於撫臺薛公薛公軫念民隱捐金作首倡侯亦捐百金僚佐以下助有差遂酌其地之高下田之多寡亦均其所輸費之壩者償之壩民悉爭輸固其所也至於役民之力亦視乎地而又恐勤惰之不齊肇分丈尺俾各有定責而無所諉趨事者由是盡力再歷寒暑隄以告成既成時值六月霖雨不輟淮大漲內水亦

暴至衆曰水勢若此無可為矣侯獨曰內水為患
下田誠不可療顧外水尚高三四尺許隄圯則下
田之迤而上者為沙灣且將盡沒可數百頃獨奈
何高者不益之高長者不行之長哉爰又培土數
尺行長一十有四五里時隄愈高且長而水愈漲
且啗然卒以人力勝而淮水數漫而數却也方侯
之率衆增築也猛風捲浪暴雨連天陰霾夜黑掣
電燦光內外數十里洪濤中懸一線危隄寄身於
蛟龍出沒之所諸人無不惶惑恐懼廢然思返侯
顧神志倍旺心思倍密氣力倍壯此非愛民之誠
兼以定力曷克臻此此隄一成內無水而下田利
即內有水而高田亦利後來賢侯但一增卑培薄
利不將萬
斯年乎

江南通志卷六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江南通志卷六十七

食貨志

洪範八政一曰食二曰貨漢書食貨志謂二者生民之本而又以為帝王所以聚人守位養成羣生奉順天德治國安民之本在焉我

國家畫一之政愷悌之澤厚生惟和萬方作乂蓋所以阜而通之者至矣今謹參考古今首列田賦明

則壤也繼以戶口重孳生也繼以漕運實

天庾也繼以稅課裕

國用也於是紀蠲賑積貯渥

恩施也訖於物產土地所宜也為類十有一為卷二十

作食貨志第三

田賦一

唐虞揚州厥土惟塗泥厥田惟下下厥賦下上上錯

禹貢

漢高祖約法省禁輕田租十五而稅一

文獻通考

景帝二年令民出田租三十而稅一

漢書

後漢建武六年令郡國收見田租三十而稅一如舊

制

晉武帝平吳之後置戶調之式丁男之戶歲輸絹三疋綿三斤女及次丁為戶者半男子一人占地七十畝女子三十畝其外丁男課田五十畝丁女二十畝次丁男半之女則不課

按兩漢之制三十

而稅一者田賦也二十始傳人出一算者戶口之
賦也今晉法如此則似合二賦而為一然男子一
人占田七十畝丁男課田五十畝則無無田之戶
矣

文獻通考

成帝咸和五年始度百姓田取十分之田率畝稅
三升至哀帝隆和中復定天下賦稅畝收二升

文

獻通考

南北朝齊武帝時田畝稅二升其量三升當今一升

鄭樵通志

唐制天下丁男授田一頃輸粟二石謂之租丁墮鄉
所出歲輸絹綾純各二丈布加五之一綿二兩輸
布者麻三斤謂之調用人之力歲二十日閏加二
日不役者日為絹三尺謂之庸有事而加役二十
五日者免調三十日者租調皆免通正役不過五
十日凡水旱蟲蝗為災十分損四分以上免租損
六以上免租調損七以上課役俱免揚州租調以

錢開元中詔江南以布代租

文獻通考

代宗廣德元年詔一戶三丁者免一丁庸稅地稅

依舊凡畝二升

唐書

租庸調法弊自代宗時始以畝定稅而斂以夏秋至德宗時楊炎為相遂作兩稅法夏輸無過六月

秋輸無過十一月

唐書

五代楊吳徐知誥為淮南帥定租稅上田一頃稅錢二貫一百文中田一頃稅錢一貫八百下田一頃

千五百皆足陌見錢如見錢不足許折以金銀宋
齊丘以錢非耕桑所得乞虛擡時價而折紬絹綿
本色又請蠲除丁口課調從之自吳變唐自唐歸
宋民到於今受其賜

文獻通考

宋初盡削錢氏白配之目遣右補闕王永高象先各
乘遞馬均定稅數只作中下兩等中田一畝夏稅
錢四文秋米八升下田一畝錢三文米七升四合
取於民者不過如此

姑蘇志

太宗淳化間詔江南承偏制重賦流亡者宜令諸州籍頃畝之數均其賦減十分之三以為定制召遊民勸其耕種給復五年

宋史

歲賦其類有五曰公田之賦官莊屯田營田賦民耕而收其租者是也曰民田之賦百姓各得專之者是也曰城郭之賦宅稅地稅之類是也曰雜變之賦牛革蠶鹽食鹽之類隨其所出變而輸之者是也曰丁口之賦計丁率米是也其輸之遲速夏

有至十月秋有至明年二月者所以紓民力也

文

獻通考

神宗熙寧間淮南路田九十六萬八千六百八十四頃二十畝官田四千八百八十七頃一十三畝見催額四百二十二萬三千七百八十四貫石足兩斤秤角量領束江南東路田四十二萬一千六百四頃四十七畝官田七千八百四十四頃三十一畝見催額三百九十六萬三千一百六十九

貫石疋兩斤束領

文獻通考

六年御史崔思言始趙尚寬為唐守勸民開墾高賦繼之流民自占者衆凡百畝起稅四畝而已境內始無曠土近聞轉運司闢土百畝增至二十畝恐其勢再致轉徙望戒飭使者量加以寬從之

宋史

高宗建炎四年詔江南兩浙土多秔稻須霜降成

實自十月一日始收租

宋史

紹興間以江東帥李光言令廣德縣秋苗舊納水

陽鎮鄉民憚遠者俱每一石貼三斗七升充脚剩
就本軍送納立為年額且蠲其半

宋史

二年工部侍郎李擢言平江府東南有逃田湖浸
相連塍岸久廢歲失四萬三千餘斛乞招誘流民
疏導耕墾從之

宋史

十二年左右司員外郎李椿年言經界不正十害且
言平江歲入昔七十萬斛有畸今按籍雖三十萬
斛然實入纔二十萬斛耳詢之上人皆欺隱也望

考按覈實自平江始乃以椿年為兩浙運副專委措置經界椿年請先往平江諸縣俟其就緒即往諸州要在均平為民除害更不增稅額圖寫墟畝選官按覆令各戶各鄉造砧基簿詔人戶田產多有契書而今來不占砧基簿者皆沒官

宋史

孝宗初詔州縣受納秋苗官吏多收加耗肆為姦欺方時艱虞用度未足欲減常賦而未能豈忍使貪賊之徒重為民蠹自今違犯官吏並置重典仍

沒其家

宋史

先是常州宜興縣無稅產百姓丁輸鹽錢二百文
下戶有墓地者謂之墓戶經界之時均紐上稅又
令帶輸丁鹽絹作折帛錢至隆興元年始用知縣
姜詔言令與晉陵武進無錫三縣一例隨產均輸

宋史

乾道八年詔溫台處徽不通水路其二稅物帛許
依折法以銀折輸

宋史

理宗寶祐五年行經界推排於諸路由是江南之

地尺寸皆有稅矣

續文獻通考

元取民大約以唐為法取於江南者曰秋稅曰夏稅

倣唐之兩稅

元史

太宗定天下賦稅地稅中田每畝二升有半上田

三升下田二升水田每畝五升朝議以為太輕耶

律楚材曰作法於涼其弊猶貪後將有以利進者

則今已重矣

元史

世祖至元間用姚元之請命江南稅糧依宋舊例
輸綿絹雜物是年又用耿左丞言全輸米三之一
餘並入鈔以折焉以七百萬錠為率其輸米者止
用宋斗斛蓋以宋一石當今七斗也

元史

二十四年減揚州省歲額十五萬石以鹽引五十

萬易之

元史

二十五年募民能耕江南曠土及曠公田者免差

役三年輸租免三分之一

元史

二十八年命江淮寺觀田宋舊有者免租續置者

輸稅

元史

募民耕江南曠土戶不過五頃官授之券俾為永

業三年徵稅

元史

成宗元貞間始定征江南夏稅之制於是秋稅止

命輸租夏稅則輸以木棉布絹絲綿等物其所輸

之數視糧以為差糧一石或輸鈔三貫二貫一貫

至一貫五百文一貫七百文

元史

大德間江南民戶有田一頃以上者於所輸稅外
每頃量出助役之田歲收其入以充助役之費謂
之助役糧是時江南歲入之糧約四百四十九萬
四千七百八十石鈔五萬七千七百三十錠四十
貫又詔括江南隱蔽田令輸租又詔江南佃戶私
租太重以十分為率減二分永為定例

續文獻通考

明太祖吳元年丁未春二月太祖謂中書省臣曰予
嘗歷觀田野見人民凋敝土地荒蕪失業者多蓋

因久困兵革如太平應天諸郡乃吾渡江開創之地供億先勞之民其有租賦宜與量免省臣傳璫對曰恤民王者之善政主上念之及此真發政施仁之本

續文獻通考

丁卯冬十二月魚鱗冊成初太祖既定天下遂覆實天下土田造成冊籍既而兩浙及蘇州等府官民畏避差役往往以田產零星花附於親鄰佃僕之戶名為貼腳詭寄久之相習成風鄉里欺州縣

州縣欺府奸弊百出名為通天詭寄而富者益富
貧者益貧矣太祖廉知之遂召國子生武淳等往
各處隨其稅糧多寡分為幾區區定糧長四人乃
集糧長暨耆民躬履田畝以量度之遂圖其田形
之方圓大小次書其主名及田之四至編彙為冊
號曰魚鱗冊至是冊成以進百弊始絕續文獻通考
洪武初令官田起科每畝五升三合五勺民田每
畝三升三合五勺重租田每畝八升五合五勺蘆

地每畝五合三勺四抄草塌地每畝三合一勺沒
官田每畝一斗二升

續文獻通考

洪武三年六月上諭中書省臣曰蘇松嘉湖杭五
郡地窄民衆細民無田往往逐末利而食不給臨
濠朕故鄉也田多未闢土有遺利宜令五郡民無
田產者往臨濠開種就以所種田永為己業官給
牛種舟糧資遣之三年不徵其稅於是徙者四千

餘戶

續文獻通考

七年減蘇州松江嘉興湖州四府稅額先是張士誠竊據其地而蘇州尤稱富庶徐達常遇春等統精兵二十萬攻之數年始下太祖怒其附寇持城不降乃取諸豪族租簿俾有司加稅故蘇賦特重而松江嘉湖次之蓋以懲一時云至是命戶部裁其額凡一畝科七斗五升至四斗四升者減十之二四斗三升至三斗六升者俱止徵三斗五升其以下仍舊

續文獻通考

十六年三月復鳳淮繇賦視豐沛鄭曉吾學編

十八年令京畿及兩浙官田凡折收稅糧鈔五貫

准米一石絹一疋准米一石二斗金一兩准米十

石銀一兩准米二石棉布一疋准米一石苧布一

疋准米七斗

明會典

二十四年令應天太平寧國鎮江廣德五處官田

稅糧自後減半徵收

明會典

三十年更定鈔三貫五百文準米一石金每兩准

米二十石銀每兩准米四石棉花一斤准米二斗
明會典

成祖永樂十一年令各處折徵糧金每兩准米三
十石闊白棉布每疋准米一石五斗
明會典

宣宗宣德四年詔各處官田每畝舊例納糧一斗
至四斗者各減十分之二四斗一升至一石以上
者各減十分之三
明會典

令應天蘇松並浙江屬縣等處遠年拖欠稅糧每

絹一疋准米一石二斗棉布一疋絲一斤鈔五十
貫各准米一石苧布一疋准米七斗棉花一斤准
米二斗

明會典

英宗正統元年令浙江直隸蘇松等處官田准民
田起科每畝秋糧四斗一升至二石以上者減作
三斗二斗一升以上至四斗者減作二斗一斗一
升至二斗者減作一斗

續文獻通考

詔令直隸蘇松等處官田准民田起科蘇松遂減

秋糧八十餘萬石他府有差

明通紀

四年奏准江西浙江福建並直隸蘇松等府凡官民田地有因水坍漲去處令所在有司逐一丈量漲出多餘者給與附近小民承種照民田則例起科坍沒無田者悉與開豁稅糧

續文獻通考

十年令應天蘇松等府州該徵草束內折色米豆量為存留本處備用其本色起運戶部交納者每束折銀三分

明會典

按此即條鞭內馬草之項

附各

府州馬草數

應天府馬草三十七萬六千四百五十八包二斤九兩四錢零

蘇州府

馬草五十三萬八千四百一十四包六斤八兩七錢零

松江府馬草三十一萬六千二百五十一

包五斤二兩五錢零

常州府馬草七十一萬四

千三百六十九包五斤一十兩七錢零

鎮江府

馬草一十二萬七百八十四包四斤一十兩二錢零

廬州府馬草九萬八千三百三十七包一十

二斤一十三兩零

鳳陽府馬草二十三萬四千

二百九十三包四斤二兩八錢零

淮安府馬草

四十五萬四千七百二十包三斤三兩四錢零

揚州府馬草三十四萬九千二百三十六包六斤

七兩三錢零

寧國府馬草七十九萬八千六百

三十二包七兩零

池州府馬草九萬八千三百

六包七斤一兩零

太平府馬草三十五萬五千

四百四十九包五斤一十五兩五錢零

安慶府

馬草一十九萬一千九百七十三包五斤八兩六錢零 廣德州馬草三十萬三千四十五包九斤五兩七錢零 徐州馬草一十萬包 滁州馬草五萬六千四百四十一包九斤一十四兩零 和州馬草二萬六千二百三十八包五斤十三兩一錢

金花銀即國初所折糧者俱解南京正統五年始自南京改解內庫夏秋麥米共四百五萬九百一十九石一斗一升二合每石折銀二錢五分共折金花銀一百一萬二千七百二十九兩七錢七分

八釐一毫 明會典

孝宗弘治二年令應天府上元等七縣官田糧每石減耗米二斗五升民田每畝勸出米二升鎮江府丹徒縣官田糧每石減耗米二斗二升民田每畝勸出米二升丹陽縣官田糧每石減耗米二斗民田每畝勸出米二升金壇縣官田糧每石減耗米二斗民田每畝勸出米一升二合太平府當塗等三縣官田糧每石減耗米二斗五升民田每畝勸出米一升寧國府宣城等六縣官田糧每石減

耗米三斗民田每畝勸出米一升廣德州並建平
縣官田糧每石減耗米二斗民田每畝勸出米一
升五合續文獻通考

十七年令蘇州松江常州三府闊白棉布以十分
為率六分徵本色四分每疋折徵銀三錢五分解
部明會典

十八年時嘉興知府趙瀛建議田不分官民稅不
分等則一均以三斗起徵應天巡撫歐陽鐸乃與

蘇州知府王儀盡括官民田畝益之履畝清丈定為等則所造經賦冊以八事定稅糧曰原額稽始曰事故除虛曰分項別異曰歸總正實曰坐派起運曰運餘撥存曰存餘考積曰徵一定額以三事定均徭曰銀差曰力差曰馬差徵一者總徵米銀之凡而計畝均輸之其科則最重者不能盡損為遞減耗米派輕齎輕者不能加益為徵本色遞增耗米時豪右多梗其議學士顧鼎臣獨以為善曰

是法行吾家益千石輸然貧民減千石矣不可易
也由是官田不至偏重而民田之賦反加矣

王鴻

緒明史稿

弘治年間應天府官田一萬九千九百六十四頃
三十九畝四分四釐民田五萬九頃六十八畝七
分四釐五毫一絲夏稅小麥一萬一千六百五十
四石四斗四升五勺五抄五撮綿絲折絹一千二
百一十四疋一丈六寸九分二釐八毫農桑絲折

絹一百四十三疋二尺七寸三分四釐四毫秋糧
米二十一萬五千一百五十九石八斗四升七勺
四抄 蘇州府官田九萬七千七百八十六頃三
十五畝三分六釐三毫民田五萬七千四百六十
三頃六十二畝四分六釐三毫夏稅小麥五萬三
千六百六十三石九斗一升一合二勺八抄五撮
絲綿折絹六百九十七疋三丈三尺五寸七分稅
鈔三千二百六十七錠七百一十五文九分農桑

絲折絹一百六十七疋二丈一尺六寸一分六釐
秋糧米二百三萬八千三百二十三石一斗五升
一合七勺 常州府官田九千四十一頃五十五
畝六分八釐四毫民田五萬二千七百三十六頃
一十九畝八分八釐夏稅小麥一十五萬四千三
百八十七石一斗四升九合六勺絲綿折絹一千
五百七十三疋一丈一尺一分七釐一毫麻布二
千七十七疋二丈六尺六寸五分一釐二毫農桑

絲折絹三百二十四疋二丈四尺六寸秋糧米六
十萬六千九百五十四石三升三合三勺租鈔二
十四錠四百六十五文 松江府官田三萬九千
八百五十六頃三十三畝五分二釐九毫民田七
千三百頃二十八畝三分五釐七毫夏稅大小麥
九萬二千二百五十八石六斗一升九勺絲綿折
絹六百九十七疋三丈一尺五寸七分稅鈔三千
二百六十七錠七百一十五文九分農桑絲折絹

一百六十七疋二丈一尺六寸一分六釐秋糧米
九十三萬九千二百二十六石二斗三升二合七
勺 鎮江府官田一萬三百五十六頃八十六畝
二分五釐五毫民田二萬二千三百六十五頃四
十八畝九分夏稅小麥五萬四千九百五十八石
七斗五升五合八勺絲綿折絹二百五疋二丈八
尺六寸二分七釐九毫農桑絲折絹一十三疋二
丈七尺六寸三分秋糧米一十三萬四千八百七

十六石五斗七升三合 淮安府官田五千三十
九頃八十六畝三分二釐六毫九絲民田九萬六
千三十三頃八十七畝九釐五毫六絲夏稅小麥
二十二萬八千八百七十二石二斗九升八合七
勺農桑絲折絹一千四百六十一疋一丈九尺七
寸七分九釐秋糧米一十六萬六千四百二十三
石五斗八合四勺 徽州府官田八百二十一頃
五十七畝四分六釐八毫民田二萬四千四百五

十五頃九十四畝六分三釐夏稅小麥五萬一千
四百九十八石七斗一升二合一勺人丁絲折絹
八千七百七十九疋四尺三分三釐二毫農桑絲
折絹一十五疋一丈四尺七寸秋糧米一十二萬
一百三十三石八斗六升三合三勺 寧國府官
田九千七百七十一頃八十八畝六釐二毫民田
五萬九百一十一頃九畝一毫夏稅小麥二萬九
千五十二石三斗六升六合農桑絲折絹三十疋

二尺零絲三十三兩三錢稅絲三百四十斤一十
兩七錢四分二釐六毫秋糧米七萬四千二百六
十二石六斗七升一合九勺 鳳陽府官田一千
五百八十五頃五十六畝民田五萬九千六百七
十七頃一十畝七分六釐七毫夏稅小麥九萬九
千三百五十八石七斗七升五合八勺六抄五撮
五圭稅絲折絹一千三百八十疋一丈八尺七寸
五分六釐一毫三絲二忽五微農桑絲折絹一千

三十五疋四尺一寸五分秋糧米一十一萬三千五百八石六斗五升九合一勺七抄四撮五圭

安慶府官田四百九十一頃六十二畝二分三釐
民田二萬一千三百九十三頃三畝八分四釐夏
稅小麥一萬八千九百九石三斗七合二勺農桑
絲折絹三百五十三疋二丈九尺秋糧米一十一
萬二千八百六十二石九斗八升四合 太平府
官田四千四百五十五頃六十三畝四分二釐三

毫民田一萬一千七百八十八頃一十九畝七分
九釐夏稅小麥一萬六千二百七十六石五斗六
升絲綿折絹一百二疋九尺六寸四分二釐秋糧
米三萬三千六百三十六石七斗四升七合一勺

揚州府官田七千九百三十四頃五十七畝二
分二釐民田五萬四千三百六十二頃四十九畝
九分三釐夏稅小麥三萬九千九百二十二石二
升七合二抄農桑絲折絹八百四十一疋二丈四

尺農桑零絲六十四兩五錢秋糧米二十萬六千
六百三石八斗六升五合五抄租鈔五千二百四
貫七十一文牛租米二石五斗 廬州府官田五
百六十八頃七十六畝一分七釐七毫一絲民田
二萬四千八百六十一頃六十九畝八分夏稅小
麥九千八百七十二石一斗四升三合九勺五抄
三撮農桑絲折絹六百八十七疋一丈三尺二分
六釐二毫五絲秋糧米六萬六千八百三十七石

二斗一升二合六勺九抄六撮八圭五粟九微

池州府官田一千八百二十三頃五十七畝四分
九釐三毫民田七千九十六頃五畝六分五釐八
毫夏稅小麥六千八百二十四石七斗五升七合
八勺五抄二撮稅絲折絹一十五疋農桑絲折絹
一百九十八疋零絲一兩一錢九分七釐農桑絲
三斤一兩八錢五分秋糧米六萬一千三百七十
二石八斗九升五合八勺山租鈔二百四十四貫

三百七十九文 徐州官田二百三頃三十五畝
二分二釐一毫民田二萬九千八百八頃八十七
畝六分四釐夏稅小麥六萬七千一百五十八石
九合八勺八抄二撮一圭九粟稅絲折絹三千三
十五疋二丈二寸四分二釐五毫八絲五忽五微
農桑絲折絹二千五百三十八疋二尺六寸九分
五釐秋糧米七萬九千八百五十八石一斗四升
二合二勺一抄九撮二圭九粟 廣德州官田一

千三十九頃三十六畝六毫民田一萬四千三百
六十四頃九十三畝八分夏稅小麥三千六百三
十二石三斗八升八合四勺一撮絲一百一十六
斤二錢九分六釐二毫農桑絲折絹一十九疋一
丈六尺七寸秋糧米一萬四千六十六石二斗九
升二勺五抄 滁州官田二百四十頃六十五畝
九分七毫民田二千六百七十二頃二十七畝九
分二毫夏稅小麥二千五百七十八石五升八合

七勺一抄四撮七圭七粟秋糧米五千八百九十
二石九斗一升一合一勺六抄八圭五粟 和州

官田六千四十八頃一十三畝二分七釐九毫民
田五千八百四十三頃五十六畝二分六釐七毫
夏稅小麥一千四百二十四石六斗六升八合九
勺農桑絲折絹九十九疋二丈七尺二寸六分秋
糧米九千九百五十石五斗四升五合八勺

續文

獻通考

嘉靖十四年詔改折南京漕糧

明政統宗

起解京庫折色應天府廬州府鳳陽府淮安府寧國府安慶府池州府太平府廣德州徐州小麥每石折銀一兩米每石折銀六錢蘇州府松江府常州府鎮江府徽州府麥米每石折銀二錢五分

明

會典

嘉靖四十二年題准將嘉靖四十年四十一年額派南直隸浙江江西湖廣四省錢糧及開納事例

並節年會議條陳等項銀兩其四十二年分並帶
徵三十六年分錢糧完者起解未完者嚴催候一
年滿日通算約以十分為率未完四分者布政司
掌印管糧官俱降俸二級移咨吏部不許推陞追
徵完日准照舊支俸未完六分者俱照不及事例
降一級起送吏部調用未完八分以上者俱革職
為民其餘府州縣掌印管糧官亦照此例監兌主
事催督錢糧通以一年為限查將未完錢糧應叅

官照依前例分別叅奏以憑戶部議覆施行

明會典

隆慶間以江南巡撫海瑞議將一概合用均徭均費等不分銀力二差俱以一條鞭徵銀在官聽候

支解

明會典

按此條鞭之始

隆慶九年戶部覆應天撫臣林潤奏復糧額議改折二事謂各省糧額俱以夏稅秋糧馬草為正賦差徭編增為雜派惟是蘇松諸郡不分正雜而混徵之名曰平米其中如馬役料價義役原非戶部

之加增如輕齎脚米戶口鹽鈔亦非糧額之正數
雜派漸多常賦反累誠有如潤所言者宜令逐項
清查舊額所增之數通行造冊送部以憑裁減至
於兩京各衙門俸銀改折之議則當斟酌輕重事
難盡從盖南京水路四通米穀饒裕便於改折若
一概施之北地有如運道告阻內鮮蓄聚緩急之
際何以為謀請將南京各衙門官吏人等月糧及
嘉靖四十年以前積欠京儲盡行改折每石七錢

在北者量折十分之二每石一兩若米貴仍復本色上允行

明會典

萬厯中年三大征接踵四十六年驟增遼餉三百萬內帑充積帝靳不肯發戶部尚書李汝華乃援倭播例畝加三釐五毫明年復加三釐五毫明年復加二釐通前後九釐增五百二十萬遂為歲額

明史稿

按此即額內地畝銀之項

明初令天下農民栽桑麻木棉不種桑者使出絹

一疋不種麻者使出麻布一疋不種木棉者使出
棉布一疋後奏准桑麻科徵之額麻每畝八兩木
棉每畝四兩栽桑者四年有成始徵其租十八年
議農桑起科太重今後聽從種植不必起科二十
五年令鳳陽滁州廬州和州每戶種桑二百株二
十六年定凡民間一應桑株各照原定則例起科
絲綿等物每歲照例絲綿十八兩折絹一疋正統
八年令南直隸農桑絹疋始納折色每疋折銀五

錢明會典按此即今條鞭內桑絲之項

永樂三年令各府州縣官民人等戶口食鹽各隨
地方徵收米鈔四年令食鹽官民人等一體見丁
納鈔支鹽大口十五歲以上月支鹽一斤納鈔一
貫小口十歲以上月支鹽半斤納鈔五百文明會典
按此即今條鞭內鹽鈔之項

嘉定縣土不宜稻多種木棉民以買米完糧為累
嘉定父老叩闕呼籲始奉命改折附明徐學謨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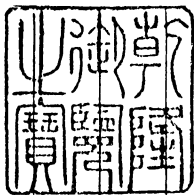
折漕糧書冊序

揚州厥土下下吾鄉居揚州之隅賦額特重歲供當天之下半然而

民能勉力委輸猶幾幸不困者以下下則宜稻也嘉定瀕海硤瘠下下而高土不宜稻况潮汐四通則溝洫易淤颶風時作則蕩折為虞余生七十年來所見全稔之秋猶未數數也民以農隙濬渠農時耕作計日占風廩廩望歲所產木棉蚕夜拮据以布易銀以銀易米而後以給賦稅歲之所入不及他邑之三而勞苦倍之每免期將及則米價騰涌悍軍刁勒贈耗橫加以二石之費完一石之課猶懼不能民不堪命可知矣歲在庚辰以後旱澇頻仍民苦罄室瘠土更甚勢遂不支逋負者多漕事莫辦將逮一人一人亡命責之里胥里胥亦亡責之戚屬戚屬又亡甚且舉數區之民無一户全者爾時有司政尚束濕袖手縮舌無可誰何乃貸他稅之入銀萬計以完漕事而漕病去者不樂其

鄉去不遽歸出郭東西望極目蒿萊則來歲之漕
又病兩臺適至目擊時難詢民疾苦民以其情告
謂惟漕折銀便事非上請不可父老瞿仁吳應麟
封坊等蒲伏闕下大司農海豐楊公讀其狀惻然
憐之下其事於兩臺兩臺稔知民情也僉以為宜
於是始奉命改折仍令三歲一請懼民之怙恩逋
賦也今行之九年凡三得請而嘉民亡者復還蒿
萊者漸闢矣顧久羸之民仆而難起久之數未
有已時漕折間有逋負者熊侯莅邑六載而以催
科住俸之日十居其三蓋空釜索糜即巧婦安所
措手哉侯慮積逋未清則改折難以再請而漕兌
既復則疲邑何以為生欲宣隱情播之當道乃哀
部院道府先後文移及疏奏書胥彙而梓之而屬
序於余余豈期為桑梓之私圖顧惟嘉定磽瘠不
幸而賦與他邑等當事者誠為下邑計長久則改
折似當永定不然而徒以困吏吏且與民俱困曾

何補於國家此侯
景而梓之之意也



江南通志卷六十七